

# 陶淵明全集

國學基本叢書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陶淵明全集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陶潛

評註者 陶澍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電話九〇七二二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常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既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

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澗黃文煥十得六七。尙有庾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擲擯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閭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團膠轕。今以晉宋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五孝傳。四八目。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

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隨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連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附錄。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

詩無遠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山雲漢。不過片言。善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安化陶澍識

#### 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類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實。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旣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黠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始蒙睿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類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

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迂。理乖風教。亦決非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蟲八儒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屬。竟不明潛之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聖世。得以辨別而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 諸本序錄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避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曷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鷄雛。豈競鷹鷂之肉。猶斯雞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寧喜之倫。蘇秦。銜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簞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事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隨。



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闕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麤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德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卽陽僕射所撰。何孟晉曰。陽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海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

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儉賈。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

知其後無餘事矣。何孟春曰按西八日例每一事已與即其疏所關成經節所出以結前意并二位既無後說益知賢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吳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日後八篇三編二條。疑後人妄加。

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嶠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寔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捨衆本。以事離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泊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

###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 陶靖節集

羅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常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玄篡位。淵明自

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柯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曠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瞻瞻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

食薇飲水之旨。衝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殿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年譜辯證一卷。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度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因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無五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錄一卷。蓋錄卽八卷中之目。又別自單行。其錄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待見。余所見自李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如右。

##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羣輔錄。宋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曰。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

按明萬曆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卽李公煥本。但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其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別本增刪。何燕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畫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樂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儉賈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疎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議論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父記。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昭明編錄。原無五孝傳四八目。後人疑爲贗作。今以五孝傳與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殊爲不倫也。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卷。上卷顏延之

隸。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會赦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熊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隸。昭明傳序。無四八目。自敝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書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膾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藕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盡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

按熊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尤不然。陽休之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隸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隸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德讀書記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隸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隸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錄即自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隸。不言目可。

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爲次。無四八目。題詞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牕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爲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爲清臣。不仕則爲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偶儒。閉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誡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絕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

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刪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刪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刪不錄。扇上畫贊亦刪。謂其以養氣浩然。子於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柄鑿。故併刪之。



毛晉錄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本

云以宋宜和棗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宜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禮一作禮。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庚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義門所謂宜和本。當卽此本也。

湯東潤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

然猶亂以度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模傳。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誓。

吳騫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錫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鈔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勸集與世本。遽然不同。如桃花源記。閱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閒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子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旂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按東顧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

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嫋嫋松標。虛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黃文煥陶詩析義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家年譜冠首。詩四卷。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陶明一生大節。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律。似不嫌創云。

蔣蕭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并讀史述九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爲第八卷。使與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舊第。然其編比大概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眞廣亦無難辨。譌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右。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真。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鑿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記。何孟春曰。淵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後有肥者之所載者。雖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橫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馬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季長辨證本今未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隣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子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麟若。麟因湯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

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讎。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憐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何孟春曰。若麟補注未見據矣。此序其善必有可取。

# 誄傳雜識

##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璫玉致美。不爲池泉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精也。隨躡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跡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善本作首路五。臣作道路快。同塵。輟途殊軌。嗜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文選無。字字。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并日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一作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糲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一無稱。疾二字。春秋六十有三。文選作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一作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諫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嗚乎若士。望古遙蕪。稻此洪族。麋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

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一作違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竊虛鳴。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乘弊。考異何云人字遺費改不墜不恭。俯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爽官。推賢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壑。葺宇家林。晨鐘暮鏡。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實。年在中身。疾維瘡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儲幽告終。懷和長岸。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古。存不願豐。沒無求贖。省計卻贖。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連乘速尤。迂風先儆。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敬一作敬數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樂往世。惟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成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文載本傳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

稻。妻子固請種。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文獻本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羅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與子疏本集又爲命子詩以貽之。詩載本集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 蕭 統陶淵明傳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解綬。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隱而



去。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秠。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贖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辭。宏欲要延之坐。一作赴坐彌日不得。延之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遺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避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講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耐鬱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石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非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遺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

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首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世。

###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疴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可資。只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轡。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

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會稽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

###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固積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 附錄雜識



淵明文亦復如此。

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發於閉關矣。

李元中運社圖記。遠公結社廬山。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攬履。逕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

江西通志。淵明故居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名勝志云。陶詩嘯昔家上京。卽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勝志云。陶潛家於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許。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於舊宅詩。合三說攷之。當以此爲正也。

桑喬廬山紀事。上京山嘗大湖濱。一峯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帶。皆列几席間。奇絕不可名狀。陶淵明舊居之。淵明詩。嘯昔家上京。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

王禕經行記。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時。劉裕實殺殷

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極靜。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遺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朱子跋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爲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

桑翁廬山紀事。栗里者。陶淵明故里也。其地在虎爪崖下。

潯陽記。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橫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

王祿經行記。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臥此石上也。

圖書集成。南康府都。醉石在星子縣瀆纒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石。元亮飲酒醉臥其上。陶默仰止錄。栗里原當澗有石。從廣丈餘。其平如砥。淵明每醉輒坐臥其上。朱文公詩。及此逢醉石。謂首公所眠。陳聖俞云。是非分付千鐘酒。日月消磨一醉中。今其傍有醉石菴。

太平寰宇記。五柳館在栖隱寺側。五柳先生之舊宅也。

仰止錄。五柳館。先生門種五柳也。湖口治西三十步。元主簿馮克敏復構五柳堂。今夷爲民居矣。

明一統志。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晉陶潛爲彭澤令時。築以翫月。臺南有洗墨池。潛所鑿以澆硯者。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洗墨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彭澤鄉。陶元亮爲令時。澆筆墨處。一嘯亭。綺練亭。翫月臺。俱在彭澤鄉。世傳陶元亮宰縣時築。

江西通志。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卽白衣人送酒地也。

仰止錄。菊所在東流縣治。後淵明解印日。常處其中。藝菊。卽舊彭澤地也。書崗在豫章安福縣南四十里。怪石層聳。其嶺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又曰書崗也。九曲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有池。云淵明所穿。輿險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今改爲三學寺。

毛晉綠君亭陶集雜附。靖節祠。一在柴桑山下。一在南康府學東。一在九江府治東。一在彭澤縣治東。又一在縣南。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昌縣之南山。一在湖口縣三學寺前。或專祠。或合祠。皆古今名賢。遐淑道風。流範來學。故雖郡邑之沿革。非一。而先生之祠。則易代而彌新也。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靖節祠。初在三學寺。旁有望月臺。元時。縣尹孫文震至寺。見望月臺遺蹟。乃靖節讀書地。捐俸建祠於上。後於三學寺後建祠。塑先生及陸修靜。周續之遺像於中。名三賢祠。後圯。國朝



順治中重建。地有望月臺。洗墨池。流觴曲水遺跡。古松蒼蔚。爲湖口八景之一。

元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曰。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俸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賁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雖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仰止錄。湖口大嶺山在彭澤鄉東。去縣二十里。卽漢彭澤舊治。有靖節祠。元吳澄作記。南康星子縣亦有祠。城東一里。祠前有神運石。石色深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瑞州亦有祠。宋文丞相天祥建。新昌縣祠。縣東二十里。義鈞鄉。鄉人多陶姓。於其南立祠。

桑喬廬山紀事。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麓。鹿子坂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其地有淵明

故宅。

圖書集成。陶靖節墓。在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正德七年。提學李夢陽清出墓於而陽山。置田以備祭祀。命其後瓊領之。以陶時亨補郡學生員。至今代有祀生。墓西南爲靖節書院。

廬山志。李夢陽曰。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夫淵明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耶。又曰。予既得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也。會九江陶亨來。言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實欲久陶墓云。

以上新增

靖節先生小像





陶靖節先生像

陶淵明全集目錄

卷一

詩四言

卷二

詩五言

卷三

詩五言

卷四

詩五言

卷五

賦辭

卷六

記傳述贊

卷七

疏祭文

卷八

五孝傳

卷九并敘

集聖賢羣輔錄上一名四八目

卷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應何之鳥尚懷好音而親友不於此念之而悔也劉履曰他人之荷轡者亦豈無之而吾與子獨厚故念之耳淵明於親友始也無首而懷遠中則欲與從席而開陳終乃知其不復來歸而為之抱悵情之至義之靈也

時運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澌餘靄。字曖微霄。

集本作餘靄微霄一作字曖微霄非謝按字曖微霄即謝靈運田居詩曖曖遺人村依依墟里煙景狀若

作餘靄微霄則與山澌餘靄同重意複矣

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何注翼振也吳注王業曰新苗因風而舞若羽翼之狀工于肖物

洋洋乎。津浦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

集本云宋本一作稱心而易足非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馮注靜之為言

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查慎行曰目狂者以靜千古特難按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嗒先生知斯者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李注世絕曰黃帝為有龍帝堯為陶唐何注序所謂

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子時方在唐虞世遠香特安歸之際誠不能自處其暮春之樂也陳祚明曰欣在春華慨因代變黃農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閑適

榮木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從何校宜和本本作九總湯本云各本作有云一作九總湯本云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地之所寄也。寄者固歸。願頌慎辨同。有時靜言孔念。中心

悵而。







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績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遷。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或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謝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贈卽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爲從晉爵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則吳說爲長。卽謂序中余于長沙公爲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爲族孫。竟作因序誤衍爲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公降爲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爲從晉爵。卽謂贈延壽在降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爲從父行。禮大夫斷總。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長沙公猶敦族。館經過潯陽。暮治祖堂。展親收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既叙纏綿。遂加勗勉。親愛之至。詞意蕩然。而葛立。

方之徒。誤會。感彼行路之艱。橫生議論。亦可謂固哉。高叟矣。葛常之謂晉陶淵明曰。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時云。其所來爲宗族。亦不爲。豈。渣。勿。受。外。嫌。猶。同。姓。古。所。數。載。長。沙。公。及。濟。寧。之。義。擄。地。矣。晉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遣收之。此相當作公。宋書地理志。湘州刺史領郡十長沙。內史下有臨湘侯相。陳顯榮相。公。此。必。公。字。之。號。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精國參軍。此延壽稱長沙公實證。宋書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勳業。無忝厥祖。先生固非虛爲嘉許也。

酬丁柴桑

并序○李注樂桑海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乘直司聰。于惠百里。殫勝如歸。聆善。湯本。積本作聆善。又一本作聆音。若始。如始聞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然。寄。趣。于。是。耳。真。能。托。宿。歸。者。誰。乎。有。入。山。如。歸。永。矢。不。移。斯。真。可。與。登。勝。善。之。始。聞。孰。不。欣。然。嘉。念。意。能。如。初。之。題。歸。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反。復。無。厭。斯。真。可。謂。聆。善。匪惟也。譜。各本作譜也。積本云。宋本作遊。一作由。非。謝。按。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并序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郡。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湯本云。何注。陸機演連珠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不有同好。兼本作好。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觀懷人。

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風之南。村即栗里鄰新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湯本云思。

嘉遊未散。暫將離分。送爾千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遠遯湯本作竊云一作逸。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從何校或和本各本容與江中。助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讎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齋酒具。

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彼繹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云。龐主簿者。豈卽龐參

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潛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僚。不相兼官。先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邀與宋書裴

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邀使南兗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別是一龐也。先

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

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先有贈別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若于

主簿。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心莫逆。肯交淺言深。若是乎。蓋先生之

於舊好新知。各如其分。未嘗一概素施也。近時金谿王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龐通之卽龐邀。爲主

簿者。而龐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爲衛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郡。其時衛軍將軍王宏。宜都

王羲恭鎮江陵使。蓋陰謀廢立之事。先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者歟。說具年譜

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雖其贖之。實賴哲人。何由上林賦。悉為農野。以贖商隸。爾雅。贖足也。

哲人伊何。時為后稷。贖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湯本作德。各本作音猗。猗原陸。并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本非作。農夫野宿。

氣節易邁。和澤難久。翼缺樹儻。非注左傳。二十三年。白季使過冀。見冀缺。特其妻。饒之。說相持如黃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畝畝。矧茲衆庶。

屯鋤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儻石不儲。李注。儻石。言一儻一石。聖勃曰。齊人名。儻。為儻石。受一斛。漢書。音。儻曰。儻一斗之儲。飢寒交。顧爾本。

一作亦云。儻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鄰。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伐音。和。本。作。園。非。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曰。音。若。能。如。

孔子猶方。可不務稼穡。耳不能如孔。了如。單。即。不。得。飽。口。而。舍。樂。以。婚。也。

命子 涉古。梁本。錄。君。奉。本。此。詩。編。在。歸。鳥。詩。後。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邁焉吳本。本。作。為。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豷革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丹。堯。僕。為。天。子。後。通。子。虞。作。堯。陶。故。號。陶。齊。氏。而。益。曰。

農。取。故。宣。氏。之。女。曰。女。象。生。丹。朱。復。有。康。子。九。人。及。齊。克。鄒。子。唐。以。丹。朱。為。戶。因。子。子。唐。時。齊。父。好。龍。神。命。樂。馮。子。陶。而。樂。之。庶。子。乘。之。詔。子。陶。則。者。或。世。樂。樂。昭。遠。更。帝。若。甲。時。天。降。地。維。龍。二。子。履。有。劉。累。者。質。費。之。商。將。以。控。服。亦。孔。甲。賜。之。紅。龍。龍。氏。龍。一。碎。死。帝。

既。樂。復。求。鄒。氏。禮。澤。魯。山。祝。禱。之。後。封。于。豷。豷。武。丁。滅。之。以。封。豷。史。之。曰。樹。校。左。海。昭。公。二。十。九。年。昔。有。豷。反。安。有。豷。子。曰。董。父。豷。甚。好。龍。能。求。其。畜。欲。以。飲。食。之。前。多。隨。之。乃。擡。龍。龍。以。服。事。帝。封。帝。賜。之。姓。曰。董。氏。曰。龍。龍。封。豷。豷。川。履。夷。氏。其。後。也。故。帝。齊。氏。世。有。豷。龍。

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瓊河漢各二各有媼姬孔甲不能食而未環穀誰氏有則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  
事凡甲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家也之後龍一雌死甯隨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後求之懼而帝于魯範范氏其後也  
辨所謂瓊河云云及武丁滅夏章以封累青之說惟說文云陶部有瓊城  
樂官所居故樂號陶氏此注似射為之故鍾左氏原文以糾正焉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陶氏施氏云云陶氏授民命以康  
清社注謂叔司徒公煥曰  
紛紛云一作紛紛戰國漢漢衰周鳳隲于林幽人在邱逸蚪邊雲  
李注刻奇穆切俗  
原云許氏族之所由來也

鯨鯨流暴橫之亂也李注二句喻任天集有漢眷予啟侯李注高帝功臣表謂封侯後於赫啟侯運掌擊龍撫劍風各本作風

過顯茲武功書湯本云誓山河啓土開封李注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壘長源李注按別傳隨佩字士衡仕中官在軍四十一歲位至八州

運因隆窳李注窳鳥瓜切也二句言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吳注說文窳汙下也曹漢功臣表右司馬開封縣侯陶舍漢王五在我中晉何焯曰漢季荆東漢長沙李注按別傳隨佩字士衡仕中官在軍四十一歲位至八州

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對按疇等九漢其宣帝起大司馬光功德茂盛其子孫疇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龍不忒

一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湯注言長沙公

馬永卿制真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絲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翠川衆條以喻支派

之分散也語默隆窳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謝

齊後如司空敦少府範梁陽侯謙文州牧范基宛侯中庶子抗康侯樂回不得謂之無  
顯者此指長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任吳揚武將軍以上無聞故曰運有隱窳也

先君子鄉賢公莫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為懼懇請歸國東坡

言陶公忠義橫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溫父子劉季奴諸人真猶麒麟之

九

陶淵明全集

於破鏡也。先生詩以臨龍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

蕭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彙。惠和千里。

李注陶述鑄以爲母祖按此詩云直和千里當從晉史以唐爲祖陶述爲此蕭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彙惠和千里太守謝安陶述鑄今未見據李慶孫序原係以直不全以爲母祖出郭名世鑄

氏詳詳年

於皇

湯本作禮云一作皇

仁考

淡焉虛止

寄跡風雲冥冥一作冥今从之茲愜喜李注又安城太守生五千史失按趙

陶述鑄家譜謂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時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冥其父于風規者相按安城當作安城詳年譜考異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髮負影隻立三千

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嗚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儻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

湯漢注孔伋即求思而許章元成詩賢聖華高企片

齊而誰謂德福其庶而鍾恨曰人知陶公高逸顧榮木命下筆稿乃是小翼翼溫懷憂勤之人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李注在子天地簡渙之人午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澆泠然惟恐其似己也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

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顛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何注隨放翁曰鄭康成誠子嘗云若忽忘不誠亦已

考故此用見此

李公煥注引張續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

詩有資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與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用此亦先

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原注時節之高不見於傳獨食郊甘澤論云陶頃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廬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豈兒



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前刺史取淵明會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會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十有二。圻遷諸竊據者。數冢而封。誠之。令其裔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亭者。爲郡學生。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歷世重光之一綫也。

###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李注。憩。息也。和風弗洽。翻翻求心。湯注。託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意同。顧儻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何校宣。和本作相。今从之。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譖。何焯曰。鄉曲。妻孥。雖不知中朝。舊侶。乃多才。然真難

則相入也。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湯本云。一作不。森標。何焯曰。不曠林。附森標。則物色不宅已起。宋二句。何忒春。曰。說文。森。木標。樹木也。晨風清興。好

音時交。贈繳李注。繳之若切。殆。矢射也。生絲繳也。奚施。湯本作。功非。已卷。李注。卷。與。偕。同。湯本。一作已卷。安勞。湯本云。一作且暮。消。或。銜。按。末二句。言樂已。倦。飛。知。道。不。勞。虞。人。之。視。趙。舉。繳。脫。之。辭。也。

卷二

詩五言

形影神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毛晉云一本無末二句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蘇本云一作憔悴非。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各本作如何校。黃文

今年既悴之草木明年復可發榮人不能也。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淒。李注酒

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謝按言必如通見以下云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何錦曰此篇言百年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當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莫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爲。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爲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湯本云一作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家人有五情。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

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勞。

莫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真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

何注。又直顯感大鈞。博注注。言陰陽變化如鈞之遺毒也。

萬理湯本云一作物。

自森者。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

依附。結托既喜同。

各本作善。原同。湯本云。善惡一作既。善今從之。

安得不相語。

湯本云一作與。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

各本作壽。湯本云一作愛。魚水

作永。本亦作壽。非

年欲留不得住。

李注。彭祖姓。義名。經。顛。元。孫。造。雉。鸞。子。鸞。鸞。封。子。彭。城。歷。夏。禱。股。至。萬。年。八。百。歲。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

將非促齡具。

何注。將乃晉人。贊。語。之。詞。謝。靈。運。詩。將。非。是。影。者。阮。瞻。對。王。戎。將。無。同。皆。此。類。

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池譽。

湯注。日。醉。釋。前。篇。立。善。釋。後。篇。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

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

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

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情惑於情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

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

求善。皆情生之辭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

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爲善而貴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閒道而達一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馮本云一作空服九華。寄懷於言。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

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奕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時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卽菊也。按其語。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于江上。煉丹。又李八百。居桐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散之。非酒乃丹也。潛按九華。雖亦丹名。陶籛所服。恐非丹也。仍前作菊。爲是。

世短意常。馮本。馮注。查固幽。通賦。道悠長。而世短。李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作恆多。而淵明以五字。游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愈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

俗愛其名。馮注。疏文帝書云。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常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附按。詩。宜宜。俗。言俗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其有常期也。語可破。感露淒。暄風息。氣澈一作天象明。

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一作爲非制穢勳。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馮注。空視。時運。傾。指易代之事。亦指易代之事。

應得恥虛曠。寒華徒自榮。吳注。空視。時運。傾。與寒華。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靡。由。也。原。注。可。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敝櫛獨閒謔。緬焉起深情。棲遲園

多娛。淹留豈無成。馮注。淹留。無成。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彼。則。得。於。此。矣。後。標。選。語。爲。拙。亦。同。

歸園田居

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潘耒。黃吳諸本。作五首。其江淹擬作一首。別附四卷之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何注劉履曰。三當作贖。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壽。太元十八年起。爲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謝安仁傑以此時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仕爲州祭酒。至去彭澤。而歸。歲星一周。不想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劉所本也。又按三當作已。不作除。三豈渡河已之誤。三舊矣。鵝鳥戀舊

林池魚思故淵。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雜詩。波瀾舊浦行。懷思故山。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魏林池魚思故淵。鳥戀舊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開荒南野

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蘇本云。宋本一作陶非。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

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吳正傳詩話。古雜鳴行。雞鳴高樹。狗吠深宮。中陶公金。戶其弟。第二集。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僧意。戶庭無塵雜。虛空有餘閒。久在

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吳注沃壤。仲曰。返自然句。如真重。字釋四體皆暢。查廣行。樊籠。復得返自然。曰。返自然。道雖歸田之樂。可知。應酬率事。事俱違本性。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軌。白日掩荆扉。虛空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蘇本云。盧審一作劉。酒曲中。一作里人。京一作衣。毛吳同。相

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何注劉履曰。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寧靖節難處。田野而不忘

憂國于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李注漢書。楊羅山。彼南山。麻。不。治。種。一。屢。巽。作。侵。屢。一。理。荒。穢。帶。一。作。戴。一。作。戴。月。荷。鋤。歸。道。

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馮注東坡曰。以少。蓬。蓬。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久去山澤遊。浪莽漚濟廣。何注非。或作滂。漚。濟。廣。大。貌。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甕有遺處。

桑竹殘朽株。蘇本云。一作樹木殘朽。株。信。問。採。薪。者。此。人。皆。爲。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

生似幻化。終當歸空。蘇本云。一作虛。無。

恨根獨策。還崎嶇。歷縹曲。山澗清且淺。各本作過無本作可。云一作過非今从之。以濯吾足。澆我新熟酒。澆按或文瀝澆也。一曰水下。澆澆也。澆澆澆也。澆澆澆也。雙雞招近局。各本作局毛管。云時本作局。日入室中閣。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并序

辛丑湯本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會城。諸紳

躡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會城傍無依接。獨

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湯注天則靈山。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巖里。淮南子。巖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也。欣對不足。率

爾湯本云宋本作共。吳壽曰。湯注中有。引宋本者。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賦詩。悲日月之遠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

時日。

開歲倏五日。湯本云日一作十。注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時曰開歲。倏五十乃義。解十。年甲寅以時。昭隱之序。為談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

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翫淵馳文舫。閑谷矯鳴鶴。迴澤散游目。緬然睇會邱。雖微九重秀。顧瞻

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何注。漢書。引滿。舉白。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各本作觴。中觴。酒半。縱遙情。忘彼

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張自曰。淵明談理之時。如考得非所飲。過足非所飲。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鐵至云。且極。會著孔。顯宗。日樂。且。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結。繼其用。過此。矣。所須。皆。遠。觀。死。生。榮。辱。之。外。非。後。價。所。能。離。測。

會著孔顯宗日樂且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閉世之士也。斜川游。一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世失其

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辨之者。歲在戊

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淵明醉石。其旁有鄚亭。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爲淵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巾車。或棹孤舟。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以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會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會城者。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會邱。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所謂迴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嚙昔問前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會城正在此耳。匡廬千萬仞。煙雲出沒巖壑。絕於其上。彭蠡數百里。湖光瀕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靈輿扁舟。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旣嘗辨之於好事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間之父老云。

黃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蓋七月之赴假。亦見桓玄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玄覬覦於外。替之危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有不能已者。以爲作達。

真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湯本作示周顯附汲古閣本緣君亭本作示周謙顯謝湯注在前李抄湯仍當繫湯注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書周續之字道微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

謂之湯顯三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謀禮月餘高祖既降召之開館東都外招集生徒樂與陳幸諸生問續部務析精奧釋爲駭通

負荷積薪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遙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湯注續編表 道喪向千載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今朝復斯聞 馬隊非講肆 校書亦已勤 胡仔茗溪雜錄語陶價 羣才應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 傳云江州刺史檀道濟 請續加以續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故云爾 老夫有所愛 思與爾爲鄰 願言壽諸子 從我頽水濱 李注趙泉山曰靖節 及廬山遊觀會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選公願殺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道隱是 以詩中引笑頭之事登繼之何燁曰魯剛生不肯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甚奪乎故勸之從我爲笑頭之遊也

乞食

何校宜和本本作飢各本作饑按說文飢饑 飢義別穀不熟爲饑飢也當以作飢爲是 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 各本作解湯 和木 遺贈豈虛來 談請終日夕 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 云一作歡言詠 湯本云一 遂賦詩感子漂母 作詠 余意 遺贈豈虛來 談請終日夕 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 云一作歡言詠 湯本云一 遂賦詩感子漂母 作詠 余意 遺贈豈虛來 談請終日夕 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 云一作歡言詠 湯本云一 遂賦詩感子漂母 作詠

惠愧我非韓才。汲古閣緣君亭 本 街城知何謝 冥報以相貽 漂母不然亦何由 報哉板蕩陸沈之歎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 世上乃此欲伸志于地下尙可得乎 果何物可貽哉東坡以爲真欲報謝主人寔其口頰談也 何燁曰街戴思謝胸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則不亦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

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哀其貧。幾滅卻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燂火裁通。而延之。



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尙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蓋洞見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爲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東。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縻矣。詩云。無言不隨。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困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

莫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遙深。著眼在愧非韓才一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

莫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卽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冥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真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松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李注吹尺爲切囀也。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憤。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

漸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

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遊。或即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選○諸本或無選字。鄧治中娶故房中縱皆楚擊王爵。處長銖楚調曲有怨歌行。吳注唐書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崩楚。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結。髮念善事。僊俛六九年。 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六九爲五十四歲。正義十四年戊午去李善注毛詩曰。何有何無。僊俛求之。僊俛勉強也。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李注公年二十。喪偶謝安程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李注。農氏曰。蟻。蠶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蠶。中。

答龐參軍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 各本作透。湯本云一作談。何校官和本作談。今从之。云。數

面成親舊。 湯本云或無存字。況情適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 湯本云公一作翁。李注楊公楊朱也。所歎。豈惟常悲。

吾抱疾多年。不復爲 湯本云一作劇。文。本既不豐。 李注。公。楊朱也。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 各本作孔。湯本云一作禮。札何校官和本作禮。今

之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 湯本云一作早。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畝。 湯本云一作云。

謝按斟斗酒。開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宜。情通何校宜和萬里外。形跡本作爾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湯注曹子建詩來曾在何年。

###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湯注莊子方舟濟河有遺物回復途無窮。發歲始湯本云一作若汲古俛仰。何注莊子其疾也星紀奄

將中。明兩萃時物。湯本作南雷望棹物此从南本吳本何校宜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李注史記律書

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吳注淮南子清既來執不去。人理固不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吳注玉篇沖也莊子

物之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窟隆。卽事如已云。湯本作以高何必升華嵩。山及王子壽上嵩高山事

### 連雨獨飲

連雨獨飲。湯本云一作連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從何校宜印本作問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注何毛諸本作闕

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釀忽忘天。天豈去此哉。湯古爾本作任真無所先。雲鷄有奇翼。八表

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僊僅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李注檀泉山曰按晉書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

尋黃獨飲詩云式酌百情遠重釀忽忘天豈去此哉

### 移居

昔欲居南村。李注即栗里也何注眉山場格曰榮象之南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何注數言期言懷此

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歎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抗言談在昔。謝按商頌自古在

奇文共本何校宜和欣賞湯注奇文見王瓊傳疑義相與析羅大韓曰自晉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嗜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李注將音升任也湯注此樂不可勝無為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衣食當須紀

力耕不吾欺何校宜和本作吾不欺猶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素願易足惟衣食當紀

黃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玄虛歟

和劉柴桑李注遺民晉作樂令按應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擊杖還西廬李注時遺民約靖節山結白蓮

荒途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李注趙泉山曰谷風四句雖出于一時之語然亦可謂

慰情良勝無巧于處窮矣以窮女喻酒之醴薄航則謂枯槁寒則若

也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駑如何注百年後身與名且不得存况外物乎然則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

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集本作老云。一作楓非。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知已一作已知。新葵鬱北牖。嘉穉養集本作養云。一作養非。南

嚙。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蠶弱。良日發遠遊。集注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學。唐人用別項大爲徒矣。天之四運。周舉相忘于天也。落葉知秋。始知時序正。善寫忘字。秋葵嘉穉。

曹秋最一結見及時行樂也。

莫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過時而慨。否則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託。

和郭主簿二首李本有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黃文煥曰。有林在明。則清陰常貯堂中矣。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閒臥。坐起弄書琴。各本作息。

臥起弄書琴。此从湯水。漁注蘇武傳。臥起操持。圍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棣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窮子戲。

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何注劉履曰。此時直寫已樂但嫌見在不爲。可動其中者。故未肯通。望白雲。深。古人之高。迹其意。道矣。何履曰。當與非。吾願希爾。不可期。所謂。望。懷古。望。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皆。履。詞。自。晦。耳。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何校宜和本作。露凝無游氛。天高肅。

各本作風。何校宜和本。波古。開本。緣。君。卒。本。作。今。從。之。景。澈。陵。岑。聳。逸。峯。遙。

瞻。昔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袂。檢素不獲展。厭

厭竟良月。謝按。衝。騰。四。句。蓋。頌。千。載。幽。人。深。不。地。此。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以。今。準。古。亦。猶。是。也。自。檢。平。素。有。懷。莫。展。願。願。其。體。知。之。乎。

於王撫軍坐送客李注按年譜。此時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也。宋書。王。宏。字。元。休。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與。登。之。爲。西。陽。今。黃。州。太。守。將。赴。鄂。王。宏。送。至。滋。口。今。海。關。之。滋。口。三。人。子。此。賦。詩。然。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

錢行故文選載。贈卞壼。別時。首章。紀陸。開。四。人。附。按。文。選。有。謝。安。遠。王。撫。軍。與。西。陽。集。別。時。爲。孫。章。太。守。庚。辰。徵。還。東。一。首。季。善。注。沈。約。宋。書。曰。王。宏。爲。漢。章。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庚。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道。豫。章。晚。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滋。口。南。廣。作。無。首。章。紀。與。開。四。人。事。不。知。李。注。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饒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顧。風

水互乖違。瞻夕欣一作良離筵。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一作遊兩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斂餘暉。逝云一作遊止。判

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同舟遠。湯本云一作往情隨萬化遺。

與殷晉安別并序。殷仁名徽。○湯本類景仁名徽四字。謝按南史劉湛傳劉敬文之父。殷景仁名徽之證也。許年譜改異。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尉劉裕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何校實和本作少長。各本本作久長。李注謂真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

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

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湯本云一作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

來存故人。馬永翔曰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句韻。並張中詩亦止于贊字云不教歸健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異趣難一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爲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

吳菘曰。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爲非。江湖多賤貧。亦不以己之處爲是。各行其志。真所謂肆志無

汗隆也。

贈羊長史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李注。吳注劉耀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王姚泓歸。肅受關中。作此與之。時左將軍朱軌石瑋。長史羊松齡往關中。探實錢大昕曰。陶淵明願

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詩當作于義熙十四年誠矯亂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史綱  
朱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上朱綱  
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輒改爲  
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惠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

各本作外鴻

本云一作上。正賴古人書。

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

法。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

李注洛陽西晉之故

都長安乃秦漢所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城甫已一。

李注謂宋公裕

始平下燕秦也。逝將理

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

李注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質平

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

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湯注天下分製而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七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

當首訪而獨多謝于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紫芝誰復採

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歇蕪莫高山深谷遙遠矣紫芝可以療飢。虞世遠

謝按質實也無實意言其患不可食

貧賤有交娛。濟謠結心曲。

何注濟謠指

人乖。各本作乖。非。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尙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羿之域。想王媯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

之際也。

聞人僕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卽受禪。陶公此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易盡。意

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

何注時義熙十四年冬洛接張常侍當卽本傳所謂鄉親野處社高賢傳野字榮民南陽人於榮榮與

當作懸又野族于張詮亦徵常侍

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以義熙十四年卒題不應云和詳味詩意亦似哀婉之辭或和

陶淵明全集

市朝悽舊人。

何注古北門行市朝易人千鈔平

驟驥感悲泉。

湯注悲泉見前驥

已繁。闕哉秦穆談。

旅力豈未愆。

反其語故以秦穆之談爲問言者無能爲也。

各本

厲集本作洌洌何校宜和本同

氣遂殿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長在。

矧伊愁苦纏。

屢闕清醅至。

湯本云一作欣

慮顛顛由化遷。

撫己有深懷。

履運增愴然。

何注劉履曰按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于東堂而

月之逝中昔風雲氣候之厲人物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

通顛顛莫可如何之勢而撫己履運有不勝其愴激者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

李注史記律書五月中蕤賓陰氣

清朝起南風。

各本作南風

颯不駛亦不遲。

飄飄吹我衣。

白日閒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

各本作奈何當復蕤賓湯本云一作當奈何復蕤今從之

燁燁榮紫萸。於今甚可愛。

各本作奈何當復蕤賓湯本云一作當奈何復蕤今從之

當奈行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憶靡所揮。悠悠待秋稼。

濕汝能注晉書鄒超傳

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衡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

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

吳本作平生非

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云一作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疚。二允纓數齡。雙位云一作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一作依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作粉涕。益



卷三

詩五言

僧思悅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李本十皆晉安帝

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李本無中有乙巳歲三句但言淵明以乙巳秋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

末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按李本無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九

字而直按下段秦少游書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祖侃晉世幸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之言併為一條。後人莫辨為誰語。今從何本。仍思悅原文。而以復齋遺錄另列於後。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感焉。

復齋遺錄曰。思悅云云。秦少游書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會祖侃晉世幸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辨於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

義熙之句。然則少游魯直且尙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已。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仍其說。治平

中有虎邱寺僧思悅者。獨辨其不然。謂豈有宋未受禪。恥事二姓哉。思悅之言。信而有徵矣。謝枋得曰。五臣注文選。謂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仍其說。獨治平中。僧思悅論陶集不然。曾裘父艇齋亦信其說。以余攷之。劉裕平桓玄。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辭。義熙元年也。至恭帝元熙二年禪宋。觀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斯言。則劉氏自義熙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王應麟曰。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臚亦然。

吳師道曰。予家淵明集十卷。後有陽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絃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思悅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攷。但其所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選。亦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攷陶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在丁卯。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宋濂曰。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讀于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冀辭於其

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今淵明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訖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爲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耶。其說蓋起于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會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郎瑛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

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之詩亦紀甲子。其後因全忠憲。唐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趙紹祖曰。按汲古毛氏所刻蘇文忠手書淵明集。近丹徒魯太守子山銓來守寧國。重刻于郡齋。余得一本。其後有治平中思悅跋其第三卷首云云。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朝詩乘。於淵明詩極推思悅之論爲是。又宋景濂集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池北偶談引傅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稱以爲前人所未發。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甲子。宋書始爲此說。南史亦同。自注惟晉書斷此語而李善取以注文選。五臣更引伸之。卽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之失。但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未必耳食爲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使淵明集中書甲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開卷可得。而何作此言。余意集中所書甲子年號。轉相傳寫。必爲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特別之未盡耳。自注淵明未必皆首題年號。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使願云某年某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語耶。此數首特記一事。故書甲子于題首。而是歲中所標之年號。必在則矣。後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知者也。未可便以

爲宋書文選注之失也。若後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不免爲思悅所護。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注不合。其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強爲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注。以爲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鑿空爲說。尤可笑也。

澗按晉標年號。宋唯甲子之說。自沈約著於宋書。而李延壽南史。李善文選注。相承無異。五臣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猶約說也。至宋僧思悅始創新論。謂詩中並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取異哉。由是王復齊。曾季狸。吳師道。宋景濂。郎仁寶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隱衷。與史氏之特筆。幾爲所汨。此所謂以不狂爲狂也。按北齊陽休之序錄。言先生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諫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傳云。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乃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宋元獻私記云。陪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本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諫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錄者目錄也。

是先生集必自有錄一卷。而沈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休文無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思悅等但據題上所有甲子爲說。不知今集自庚子至丙辰十七年。詩止數首。而壬寅甲辰丙午丁未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無一篇。辛丑遊斜川詩。轉不在編年之內。其非舊次。亦可見矣。余門人趙紹祖謂先生未必首首題年號甲子。不過于一年所作之前題之。而阻風赴假等詩。蓋偶書甲子於題首。後人刪其每歲所標之甲子。而此數首甲子在題上。故不刪。其說近是。若宋景濂謂先生清節。不待書甲子而後見。則似未審所爭。書不書者。非甲子。乃晉宋之年號也。不書宋號。正孤臣倦倦故朝。託空文以見志者。王厚齋謂與箕子稱殷祀。陳咸用漢臘同意。真先生曠代知己。異說紛紛。可以息其驟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文選曲阿下有作字各本無

吳仁傑年譜以此詩爲庚子年作。其說曰。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鎮軍建威參軍。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國掾。非兼官也。以詩題考之。先生蓋于此年作鎮軍參軍。至乙巳作建威參軍。史從晉文。月文選。此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晉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時者。善注引用未確。何續鎮軍未詳何人。此詩在陵安西。年五月以前所作。本集編次多先後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舊序。不復更定。云謝按是時鎮軍口者。劉牢之也。此詩作在

庚子初說具年潘潛又按仁和孫志祖顧谷所編文選李注補正云題注感樂緒曾書曰宋武帝行謀軍將軍補正曰趙云按本集此題上著始作二字則在爲建威將軍之前矣末篇從都遣詩題著庚子歲三字則此爲隆安三年己亥矣鍾軍雖莫考爲何人然此年劉裕才奉劉牢之軍事至元嘉三年始行滅軍將軍事題注非也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吳師道曰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將備多矣之來于詩爾生稱爲仁榮公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時來苟冥會宛鬱愁通衢。各本作宛鬱此從文選作宛鬱李善注宛風也至子者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時來苟冥會宛鬱愁通衢。各本作宛鬱此從文選作宛鬱李善注宛風也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自倦川。各本作倦自倦川。各本作倦

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所而巳獨違其性也。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澁化遷。終

反班生塵。李善注班固幽通賦終保已而胎則畢止仁之所靈湯注班誠求幽貞之所靈矣注張伯起曰漢玄默也此理久在胸中惟不得已而仕不得已而仕。故其責如此。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養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乃爲勝耳。淵明望雲慙

高鳥四句。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李本有二首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各本作顏何校再喜見友于。李注洪駒父云以兄弟爲友于敬後語也謝按曾

兄弟不始。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何注潘安仁賦指景限西隅。何注潘安仁賦

三瀾明先親君之第四女。飢風寒泉之思實。痛指景而西遊。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飢風負我心。夫人也。先生謂君母

衣巾一篋可時奉。以慰飢風寒泉之思。趙岐孟子注飢風言母心不悅也。是觀之過小也。此蓋用齊管轄三家古義。無不安其室之說。

先生詩亦。三乘也。戢權守窮湖。制切得也。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誠南嶺。空歎將

南淵明全集

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異坎難與期。李注曠頓也坎險也或曰隄也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何曰坎頓以代風水過下連用風漲字也崩浪聒天

響。李注聒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李注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胸意何注朱子嘗書此詩與一士子云能參得此一時透則今日所謂舉樂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各本作塗中此从文選李善注江都日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李公煥本下流一百一十里作五十里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李注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參議軍事三十載家居矣陶陵先生始作參軍非乙未歲賦其年體改異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將夕。夜景滿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李善注說文通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

耦耕。李善注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耦耕實武衛人開齊桓公與霸無因自述將車自往商秋聲也投冠旋廢墟不爲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李本有二字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

焦毛諸本云一作鳥弄新節冷風送餘樂善○對按呂氏春秋辨士篇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冷風高誘注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于苗中央師師然順冷風以搖長也又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寒竹被荒蹊。地

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何焯曰自詭通識而至喪節乃吾所識也正言者反黃

子亦不失爲丈人此其所保也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湯本諸本作長勤。乘耒歎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李注東坡曰平曠二句非古之編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與亦不識此語之妙何注道山清語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閉坐命左右取統書平曠二句大小楷行草凡七八紙連數息稱好數子左右有秘書張表臣曰東坡云云農務田中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驅蠶禾黍競秀澆醜境而泛新綠乃情濟明之句皆佳物也。雖未量歲功。卽事多所欣。何注劉履曰先生既能忘其勤勞且耕且種卽事多欣如此何憂貧之有耕種有時息行者無間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鬪畝民。何注劉履曰古人處畝之中躬耕樂道非於鑪軍幕赴殿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此詩以觀古命題意有在矣觀其日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氣象悠然殆非吾語可得而形容也。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鬪畝也。不得不聊爲之。胸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爲鬪畝民。卽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也。何焯曰。瞻望難選。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也。雖未量歲功。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行者無間津。蓋寓避世之意。二篇發端。皆自言躬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爲。不事伯朝之本趣。

吳瞻泰曰。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論。前首荷篠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懷者也。古來唯孔顏安貧樂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則不如實踐鬪畝之能保其真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長閑。李注甫必結切闕也按草湖清簡覽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晝長閉閉首難此作閉字與義一。漑漑歲暮風。翳翳經日。一作夕。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深。李本云深或作結羅大經曰此十字對之輕潔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能加也。勁氣侵襟袖。簞屨謝屢設。蕭索空字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李本云宋本作譚一作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李注漢元馮中武帝詔封公孫宏爲平津侯。栖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陶淵明全集



漁洋北歸志云。往開先寺。出建昌門數里。過玉京山。陶詩所云。疇昔家上京。卽此。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湯本云一作生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

月將圓。

李注亭亭高也

果菜湯本云一作藥始復生。驚鳥尙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何校宣和本本作介木云宋本作介。一作

非。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何補曰形骸猶外而視。雖軒所以遠字。仰

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何注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各本

作西園。從湯本。然本何校宣和本作我園。

李注。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聲。湯本云宋本作響

業湯本云一作雁鳴雲霧萬化相尋異。各本作尋異。校宣和本作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湯本云一作令心焦。何以稱我

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何注西田卽西園新墾也。

人生歸有道。何注歸趣也衣食固其端。何注事首也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農出肆微

勳。日入負耒耜。湯本云一作禾非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湯本云一作已疲。庶無異

惠干謝按四體二語即龐德公率妻子躬耕。賦而曰世人符始以危我獨貽以安也。鹽澗息簫下。斗酒散襟何本云一。顏遙遙沮澗心。千載乃相關何本。非沮澗之澗而生乎晉宋之。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交遊世之心乃若與之符也。

李注觀此詩知元亮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何注劉履曰。此與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譚元春曰。每讀陶公眞實本分語。覺不事生產人。反是俗根未脫。故作清高。

沈德潛曰。移居詩云。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曰。貧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先生異於晉人在此。

黃江詩話曰。是年六月。宋武受黃鉞。當于言外會其微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李注澗蘇固切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湯本云一作事耕稼。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湯注極理書。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歎

初飽。東帶候湯本云一作候。鳴雞揚穢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湯本云一作鬱鬱。荒山裏。猿聲聞且哀。悲風愛靜夜吳注。

曰靜夜風聲更清有似于。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贖何注漢書心爲火仲。妻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棲李注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無多假借而言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概均以四聲又限。曾取其侈。頗用盡心力。自是以勝之謝案蔡氏此條論韻。甚淺。四聲起於沈約。淵明時尙未有古人工拙。正不在是。

鍾伯敬曰。陶公山水友朋之樂。卽從田園耕鑿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曠達。所以爲眞曠達也。

飲酒并序○李本有二十首字

余閑居寡歡。兼比鴻本云一作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香

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陶公云。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便覺文雅多事矣。

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何注劉履曰。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自娛。此為樂所。謂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託。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李注黃山谷曰。此二句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李注蕭何。邵部平者。故秦東陵侯。美故世謂東陵瓜。何注劉履曰。平不事二姓。甘分田野。故靖節託以自況其旨。嚴矣。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積本云一作趣。非。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

酒。日夕歡相持。何注曰。先世宰輔。故以邵平自比。平可遊。鄴侯之門。元亮何。在我。嗚然不薄。則我榮各適。而不相疑也。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各本作虛立言。從汲古閣本作立空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何注列子榮啓

期行平布之野。夷叔帶索。而歌孔子問之行年。已九十矣。李注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固有君時。乃見陶之工。或顧余。實耳。眼曰。則為解曰。榮啓期事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實也。若謂明意。謂至子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至子長老。其飢寒艱苦。宜何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憐也。此所謂君子。子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何煩曰。當年壯年也。今都下。語猶爾。言老。矧或得則壯盛之風。語可想。所以使百世興起也。

不賴困窮節。百世當誰傳。黃文煥曰。情情以爲。綠君李本云。一鼎鼎。訂訂。百年內。持此欲何成。而德懷世榮。一生龍龜。乃不速悟。何所成。其名乎。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別用不用之。子道也。有酒不肯飲。但願願。一作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

復能幾。倏如流電驚。作情。忽若沈星。鼎鼎。訂訂。百年內。持此欲何成。而德懷世榮。一生龍龜。乃不速悟。何所成。其名乎。

黃江詩話曰。此首是何等見地。魏晉六朝人。顧易代如逆旅。而務世俗之浮名。不知顛耳。欲成者。全節以合道也。言之無述。所以超也。

陶淵明全集

三九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魚本作厲響思清。晨逸去何依依。因值孤生

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李注趙泉山曰此詩與切股。晨仁顏延之輩附屬于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選見作望東坡曰采菊之大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哀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難能翫蓋泯滅于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二字。覺一鷗神氣索然也胡仔苕溪隱語聽聽助樂曰時以一字論工拙鮑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公豈不在詩時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俗本作望明既采菊又望山意盡于山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見南山者本是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見之故悠然忘情。趣爾而累遠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李注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數語云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戲詞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塵。破烟樓手段豈能有得耶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囊裝滿足之難矣一字之差善理如此復習浸錄曰東坡以元亮悠。然見南山極微者以見為望字觀樂天救淵明詩曰時傾一盞酒多望東南山然則鴻俗之失久矣唯韋蘇州答魏楊詩採菊露未晞舉。顯見秋山乃真得淵明時意吳藻曰見改為望神氣索然固已但以樂天時傾一樽酒與望東南山為流俗之失此卻不然如淵明采菊。之衣原無意于山乃忽見山所以為妙若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且如其言則既嘗問有何妙處。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注張九。淵明賦歎不。忘君之意。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後注注云三代之也。達士一傳人。似不爾。咄。

咄俗中愚。愚一作愚非。魚本云宋本作。愚俗中愚耳故。決意從黃綺。且當從黃綺。湯注此篇君世出處不齊士皆以樂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容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吳桂廷洪度曰當時收節樂時者必任意為是非毀譽自達人觀之無是非也。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李善注文字集略曰裊露花香也然露益花亦謂之。裊也毛萸詩傳曰裊拾也李注適於汲切綴都審切。汎此忘憂特。李善注潘岳秋興賦汎流。汎此忘憂特。英於清醴似浮萍之懸波。遠。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我漬文選作漣。一作漣。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曰自南北朝以來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寶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昏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後子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

然後爲遠。況淵明之真。其于黃花。真意爾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然。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微當以此論淵明。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奇。一作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一作提壺挂。何本云

寒柯遠望時。復爲澗按此倒句奇。吾生夢幻間。何事纏纒。及注此借風

清巖開叩門。倒裳往自開。澗注顧衣倒。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纒纒茅簷下。未

足爲高栖。一湯本云。世皆尙同。顯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遠已詎非迷。且共歡

此飲。吾獨不可同。何注遊辭世人皆獨何不損其泥而揚其波李注趙泉山曰時輩多勉增飾以出仕故作此篇楊氏注杜甫破壳

駕者故有不足爲高栖云云緒語。然中有不忍言。特不可明言耳。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何注劉履曰指曲阿而言蓋其地在宋爲南東海郡謝安嘗州郡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

山陰率大衆還恩走郁洲今湖州之雲山即郁洲乃胸。道路週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

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李注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爲貧而仕黃江時

顧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

何注此淵明不處身後名也張季實云。使我有身後千載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客餐千金軀。臨化消其實。李注東坡曰實不通軀變化則實

亡矣人言增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裸葬何必惡。何必惡。李注前漢

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羸以爲親土其子遠裸葬。人當解意表。楊注頌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

後四句言身不足情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羈。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知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李注獨轉之子張擊字長公官至大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

集本云一。何注後漢楊倫字仲理爲鄆文學掾志乘於時遂作如非。茲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議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落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何注長公仲理皆遺者公以自決如此黃江詩話曰此言義不當復出

有客常同止。取舍適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傾。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湯注醒者與世對分曉而醉者顧然醉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過者故以醒爲愚而以兀傲爲穎耳

何焯曰。張睢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大義。則醒者何必急于醉也。

故人賞我趣。擊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鶻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

湯本云一。悠悠作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湯本云一作固多味。李注漢文謂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顯人各情願惟託於醉可以稍遠世故耳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李注灌木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集本

本作從過轡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自無。成竟抱固窮。本集本作窮苦。節飢寒飽所更。敵虜交

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何焯曰謂不見治平也陳註明曰孟公不在茲終以驢吾情

李注前漢陳遵



李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請堂何注方晉野蠻也郭瑒謂數籬也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馮注薰非博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振然慷慨深愧平生之節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乘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賈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黃江詩曰非輕喪亂君子之守不見寓意甚深覺悟念遺傳亮謝晦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社所惑李注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從游舉觴來爲之盡是語無不塞有

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何注蓋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以伐齊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哉馮注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

專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置酒招之遠飲輒違何嫌曰有時不肯言者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嫌所以待主顯單也謝安較醪不御柳洗遂於子雲伐國不對賓翁風于柳下蓋子雲刺秦美新正由未載不對伐國之義必如柳下方爲仁者之用心方爲不失顯默耳此

先生志節皓然即富于和光同塵之內所以爲道合中庸也

曠昔苦長飢投末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馮本云纏已一作故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

非宋本作拂衣蘇本云一作終死歸田里顧炎武曰二句用方望辭隱著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吳注國語奮力一紀韋昭曰一十二

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以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何注陶公以癸巳爲州祭酒是而立年也庚子魯縵軍事乙巳參建威軍爲彭澤令而歸隱癸巳年正當一紀此時正作得注非也前時行向不惑亦是謂四十時耳

悠楊朱蘇本云一作生非所以止李注淮南說林劉揚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雖無揮金事疏詩云揮金樂當年濁酒聊可

特歸田相聞疎辭明以奉飲事解之類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李注彌縫使其淳黃文煥曰彌縫二字道禮孔氏苦心決裂多端彌縫費手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

新殊泗輟微響漂流連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湯注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遺羣儒區區修

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湯注不見所問津蓋自託于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若復不快飲空

負頭上市

何注快稱意也史曾先生取頭上葛巾漉酒漬暈遂復著之

但恨多謬誤君當怒醉人李注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怒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謬誤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

言何注劉履曰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時所述蓋亦可見況能則制于酒雖快飲至醉始自警勸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人于逸矣哉

羅願曰魏晉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緊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耶淵明之

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

李光地曰元亮詩有杜韓不到處其語氣似未說明義蘊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見超出

尋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以明民非愚民

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殷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為事終日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

有問津於此者下邊接飲酒上說其接酒說者彼何等時元亮尙敢講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二句又

謙謂吾之行事謬誤于詩書禮樂者麴蘗之託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

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何焯曰安溪先生云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蓋有託而逃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而徒麴

蘗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謂感激而未能平其心則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謂其何得於聖

人而以酒自樂則其視陶公已淺矣觀飲酒詩第十六章第二十章恐公之希聖不在韓公下也此與

阮籍輩素何同日而語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其寓言固自有由當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

乃幸輔子孫無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德名自樹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靈運亦以元勳之裔，縱其才氣，殺身於無名，則公之所處，合於聖人之道，超然尚矣。

沈德潛曰：爲事誠殷勤五字，道盡漢儒訓誥。末段忽然接入飲酒，此正是古人神化處。晉人詩曠達者，微引老莊，繁縟者微引班揚，而先生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先生也。

###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薜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懼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覺衝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

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淡。

李注山海經云：黑龍之北曰扶桑，有扶木九日居。下棧一日居上枝，皆載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清顏止宿容。

湯本云：一作容。

奚止千萬祀。

李注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求之，然後知瀟明之用，意非謂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樹蔭之下，則廣應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薜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拍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得也。瀟明固窮守道安于邱園，曷肯以彼易此乎。何注瀟明此時正謂若此四者皆欲止之，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敘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謂瀟明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乎。

### 述酒

備伏造杜康酒色之。○湯注舊注瀟明杜康酒色之，宋本云：此篇與類非本意。語本如此，說黃庭堅曰：述酒一詩蓋闕此篇，似是讀與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罇授裕，俾使飲之。王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賻道，王不肯飲，遂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靈隱，語故親者，非當獨轉下。若以山閣下圖一語，疑是魏照後有感而賦于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高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

懷昔蘇子履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晉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又曰：備伏杜康乃自注，故爲疑闕耳。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島修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康襲之後，此言晉矣。蓋于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兼碑未詳，修渚疑指江陵，又補注晉元帝即位，詔曰：遂登壇南嶽，受修文祖吳諱，曰：以離爲號，則是陶公故號，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述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感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也。此謂南渡之初，一時

諸賢猶盛也。碑小石修清長江指左島顯也。此承首句難解字。言素與顯於江清其微已甚。西南嶽無餘靈則氣數全盡矣。附接鴻鳥聲相聞句。蓋用楚辭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月令仲夏之月鷓鴣鳴則黍稷芳。昔故易而封驗博勞常以可幸。謂陰而鳴不聞似非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壇。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鴻注義熙元年裕以天子復封豫章郡公重奉宗恭帝禮。

濕抱秋夜秋賦而達曙也。又按義熙十二年丙辰裕始收封宋公。後以宋公受禮故詩言其善封而無所讓也。吳師道曰。鴻注重華謂恭帝。齊宋也。憑語恭帝封零陵王。列家在零陵九疑。故云。裕實慕就陶公豈肯以神日之神州獻嘉粟。西靈何校實和。鴻注義熙十四年蒙縣人獻嘉禾。裕以獻帝帝以歸于裕。西靈當作。各本作華。李注黃山谷云。本作零。為我馴。四靈裕受禮文有四靈效徵之語。二句言裕對符瑞以獻大位也。諸梁董師旅。羊。羊勝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今勝喪其身。鴻注沈諸梁秦公也。殺白公。勝此言裕藉職宗室之有才。穎者羊當作羊。而羊亦有羊何人乎。山陽歸下。

國成名猶不動。鴻注魏降漢獻為山陽公。而卒於之。蓋法不動成名曰。稽古之人。主不義終者。有鑑若厲之。誠此正指零陵先靈而忍矣。謝按山陽即零陵。山陽已歸下。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鴻注魏文侯師事卜子夏。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安樂公彭國矣。而猶不歸於魏。極憤鬱之怨也。平王。鴻注從韓下。去舊京。岐中納遺薰。雙陵。鴻注云。市云。有。三趾。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牧為安樂。而不願為君也。平王。鴻注從韓下。去舊京。岐中納遺薰。雙陵。鴻注云。市云。有。三趾。

顯奇文。鴻注容。齊帝而遷之。拜豫所。謂去舊京也。岐中。宋許慶及常是百安。恭二帝陵三趾。似謂鼎移于。人四。旬。雖。盡。通。吳。注。程。元。愈。夷。善。典。三。禮。經。意。變。陵。即。二。陵。以。差。對。臨。齊。齊。與。于。平。王。東。道。之後。猶。知。尊。王。而。來。管。竟。為。所。滅。不。復。能。為。東。也。語。意。深。而。憤。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鴻注王子晉好吹簫。此託言晉也。朱公。陶也。意。古。別。有。朱。公。修。練。之。事。此。特。托。晉。陶。耳。晉。運。既。去。故。陶。聞。呂。以。離。世。明。言。其。志。也。河。汾。亦。晉。地。吳。師。道。曰。日。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故。時。序。夏。招。秋。亦。常。意。云。蛾。蛾。西。嶺。鴻。本。作。四。

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鴉。非。等。倫。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鴻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賦此。但言其歲之因而壽夭。置之至此。則主試。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言。故。若。是。乎。辭。之。腹。也。嗚。乎。悲。夫。吳。師。道。曰。越。嘗。瀆。靈。日。屈。子。問。宗。國。之。祐。危。幾。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遊。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葆。那。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解。乃。欲。如。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試。國。亡。而。木。并。游。仙。鍊。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鴉。非。倫。對。其。君。受。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僭。滅。于。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陶。次。沖。澹。和。平。而。志。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吉。之。驗。屈。子。看。日。見。天。也。吾。子。陶。公。亦。云。

李注。黃山谷曰。此篇有其辭而亡其義。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亂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與不可指摘。今於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風雅無媿。秣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注。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漸按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圃發其端。而詞意未悉。至以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以下生善斯牧。爲魏文侯事。卜子夏。皆牽附無義。不如黃文煥注亦善。至平王去舊京以下。則注家無一得其意者。蓋自篇首重醜照南陸。至重華固靈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素與烏能清即子美所謂清沙白以喻無安江左氣象也。至零陵而王氣遂盡。南嶽無餘雲謂零陵也。零陵在衡湘間故以南嶽爲言。篡弑以成。敘述明顯。流淚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神州嘉粟。西靈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國獻禾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今不可見矣。次則羊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

功國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急。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焉。至以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篡弒已成也。蕭續。史記五帝本紀作蕭粥。周本紀作蕭育。董薰。彌並。通。峽。蓋。郊。鄆。成。王。定。鼎。於。郊。鄆。今。洛。陽。峽。鄆。通。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雙。陵。蓋。亦。以。嶺。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宜。景。文。三。王。不。數。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三。趾。乃。曹。魏。受。禪。之。祥。左。太。冲。魏。都。賦。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注。延。康。元。年。三。趾。鳥。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令。亦。陳。苻。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也。朱。公。練。九。齒。閉。居。遺。世。紛。乃。遭。亂。世。而。思。遐。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爲。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卽。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黃子

湯注舒羅宜侯雍份端快通終凡五人舒宜解增通皆小名也或後作侯俊作俗

口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湯本云一懶惰一作放故無匹。阿宜行志。字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湯本云一六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曰。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蒸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愆歎見於詩耳。又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

嘲耳。其詩名遺興。可知也。俗人便謂譏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馬大年曰。五柳與子儼等疏曰。汝等雖不同生。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

後嫡母耳。僕以賈子詩考之。正自不然。雍端昔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醒軒云。安知雍端非雙生。

類錄先生皆無僕  
妻則醒軒說話是

何焯曰。老夫髦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賈子所爲作也。又曰。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歎於天運如此也。又曰。國亡主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張廷玉曰。杜子美遺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逢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獨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余謂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壒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故遂作貶詞耳。泥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尙淺。可遽以不肖斷之耶。如世俗所論。則古人必皆作嬰兒穉而後可也。

有會而作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湯水云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羸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亞九飯。吳注詩想如調飢說苑子思居舍三句九飯之區也當暑

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

湯本云一作是

悲。常善粥者心。深念

從何校字和本

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

遺。斯濫豈攸

從何校字和本

志。固窮夙所歸

何靖曰攸亦所也。變文作對言。樂與揭。曰者誠過然。斯亦可戒。當以固窮爲歸也。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情處其樂食之候尤爲醜。楚老至更長帆是終身未得足實也。

蜡

李注。蠟。祭名。伊耆氏始爲蜡也。者。祭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蠶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

湯本云一作藍

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

湯本云一作知

少。章山有奇歌。

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近時吳鸞拜經樓詩話。以爲與述酒篇同意。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感惜爲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妨忌。故曰無妨也。梅柳夾門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夾門植。謂參錯朝守。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乎爾。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一甕。命張偉猷。偉自飲之而卒。又令兵進藥而害之。言酒中之陰計何多。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者衆也。章山有奇歌。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爲桓公會孫。昔佩鐵荆楚。屢平寇難。勳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效采薇之意也。謝按。吳說迂晦。恐未必然。姑識于此。以俟知者。



卷四

詩五言

擬古吳注劉履曰凡博前語休之後類多博傷時託風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名其篇云○李本有九首字

榮榮密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相。一作醉不在接

杯酒。蘭枯柳亦衰。遂合此官負。集本云一作時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吳注劉履

君博前見擬而作由越城魯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物請親舊或有飄動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

無何注此詩解者謂蘭柳易衰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別尚可望其有為不圖一別既久且遠中道逢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不可

尋也諸少年節向之所謂朋友者當時相逢未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難滿竟何所成孰乎此靖節為當時屈可與同心憂

國者衰也而劉履以為易代之後在朝請親舊或有勸其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按詩起蘭柳起興君即指蘭柳初別之時本不

謂久因嘉友留連致乖始願虛棄物有負前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實望之詞首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氣相傾迷溺之

深命且不保何有子離別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變計久也知歸矣詩意似會蘭柳作北山移文以為招隱欲其謝外

誘而實

定避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各本作志激古關本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各本作春从馮本作樂

人字注蕭卓遠帝于長安幽州牧劉瓛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曉寄士乃嘗為從事增將行道路阻絕至長安致命詔拜

勳都尉贈以天子紫纓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遠處已為公孫瓚所滅曉謂虞眾哭泣而去增怒曰致何不送軍糧于我曉答云

云嚼壯之禮得北

歸遂入徐無山中

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曉北歸百姓歸者五百

餘家曉為約束舉學校北

邊系

不學狂。集本云一作勵子直在百年中。

何孟春曰。嚼之兩不受爵命。三國志田曉傳嚼赴背操庶幾能始終者。或謂嚼誓言為虞報讎。卒不能踐。

而爲操耐鳥桓。節義亦不足稱。淵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說凡吳師道禮部詩話春謂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

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於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齎。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繩。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蛰各潛厥。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吳師道曰。此詩託言不肯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爾本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體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賊足貴。亦復可

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倉田墳多在此。

游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執麈。新序。東方有士曰爰日。目。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湯注。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一作苦。無此比。

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屢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

下絃操孤鸞。何法上絃下絃言初曲。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游堂略同只別鶴。絃曲別聲孤鸞琴曲名。顧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孤鸞朝富本領乃借古貞婦以喻已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

各本作之從。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湯注前四句與而比以曹香有定見而。爲本一作嗤。不爲談者所欺似明白。雖社中人也。

將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曙東方明。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

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何法劉覆曰此詩殆作于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且整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爲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

就立以應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之讓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德尙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觀其明年六月。是見廢爲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增前預爲憫悼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湯注說苑。

首陽易水亦。首陽世之意。不見相知人。惟見集木云一。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湯注說苑。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然于幸而莊子深歎不肖見供其可謂也。伯牙之琴在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此曹溷明所以難遊也。何注此晉亡以後懷世之辭。首陽易水以高夷齊恥食周粟。荆軻爲燕報讎之意。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採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樂成志樹而時代運革不復可轉然生斯時矣。義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用鬼谷先生者。意逸民。傳鬼谷遺孫張儀。張儀嘗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義折其枝風浪漂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憾。怨

所居然也。于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于青雲下枝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遷。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晉主于東堂。立琅琊王。德文是爲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廢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爲裕所立而。

無以防裕勢終受制遂舉聽改律其可  
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二首李本有十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流澤。庚本云一作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

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何焯曰金派劉從益和陶詩以此語合榮華難久

白日淪西阿。從何校官和本作阿各本作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

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相。揮杯勸孤影。何焯曰安溪先生以爲非日月隨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晚

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曰安溪先生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何注嚴霜結夜未央注云夜未央

未遑央同。結韓黠詩調結日月還復周。各本作有環周俱本云宋本作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湯注此篇亦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鶉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謝按燥乾也與孔文

歡娛。起晚眠常早。執若當世時。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作土。蘇本云一邱龍用此空名道。何注謝靈運甲廬陵王詩一唯世

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上是冰炭交戰至死不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案曰無

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生事無歸宿。例有此勉必爾迨爾後免此此認明所以惜寸陰歟

澗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超荒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顯離情而遠舉。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

一本云

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

李注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

一毫無復意。

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

舊本作持

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轅。元髮早已白。李注靖節

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

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一本云飽粳糧。御冬足大布。何注

大布。文公大布之衣。

蠶絲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已見贈右軍

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

何注曰拙生失其方自謂謀道

不謀。食也。理也可奈何。且一作是非爲陶一觴。

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令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愧作彼歷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老逆道者末

句且爲陶一觴卻有一任他臨風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胸中見得平曠放能如此地

步儘不易到。澗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正見公之不怨不尤。學問呂謂末語欠商量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遊。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巔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楚辭所謂絕管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

閉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羈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何注齊車服以甫車沈陰擬薰蔚。寒氣激我懷。何注舟擬黃

悲風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翫餘木。倏忽

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鵠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謝按遙遙從羈役至此三

嫋嫋松標崖。湯本云一作雀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湯本云一作柯阿何神養色含精氣。粲然有心理。

李抄馮語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云東坡和陶無此篇治按諸本皆題歸辭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從諸本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曖曖空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李善注王逸並辭朝霞開宿霧。衆鳥相

與飛。李善注喻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體曰朝霞開霧喻朝廷之吏類衆鳥羣飛比諸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注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衆風雲而已獨以羈縻飛翮之志寧忍飢寒以

曹聖贊惟能困窮所以輝耀千載獨立于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感云暮。擁<sub>集本云一</sub>揭<sub>初學記作</sub>瞻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竈不見煙。詩書塞

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閑居非陳阮。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有會而作云在昔余

明真所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何憐曰此魚難不失其常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足之非況止于飢乏何爲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原憲納決履。湯本字清歌暢商商。集本云宋本一作高非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誇。弊

初學記 襟初學記 不掩肘。藜藿常乏。樹初學記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賤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何注 莊子嘗

貯見納履。履決虫。繼而欲辭。請天地原憲。皆魯于賈曰。先生何病。曰。仁義之應。與馬之飾。應不忍爲也。此時決履。請欲俱以爲原。原因二

人之事。偶合用耳。孫自烈曰。讀苟得非所欽。乃知劉明乞食。自非計。世後之與俗人。同窳。窳爾東坡。代哀之。何其淺也。何焯曰。非病。遠于

人情。生不盡樂。與舜則宜。以榮期原思。自居求無愧于仲尼而已。如于賈。所以皆二子

者。姑舍是。可也。黃江詩話曰。三代下。不爲苟得者。幾人。先生以此自命。與窮人之德也。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 劉向列女傳云云。好爵吾不榮。集本吳 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戲覆。乃非集本云一作不

周衣不義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于此。而隱爲康乎。其妻曰。先生若當欲授之政。以爲國相。相而不受。是有餘食也。對嘗賜之粟三十鍾

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豈不以其樂也。貧賤不以道

飾。朝朝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得者不去。公誠造次。顧沛必于是者矣。

袁安門各本作困 積雪。邈然不可干。李注 漢書洛陽大儒。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遂謂其已死。入

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芣足朝餐。何焯 曰。甚疑作稻。後漢獻祀尙書郎。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何焯 曰。芣求

名。導有其子。飢寒者。故不成。成集本云一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作。厚非何注 韓非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

德冠邦閭。清節陝西關。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襲。李注 張仲蔚。嘗獨爨。爨者。居

人莫知也。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湯注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窮亦 人事固以拙。聊得長

相從。何焯 曰。自言事在時外。有不鳥。昔在湯本云 黃子廉。湯注 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時。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

彈冠。佐名州。湯伯紹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時。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

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前結。舉其孫而遺其親。豈非深致歎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矣。黃曰。黃文獻。潛能。能漢黃香之孫。守亮字

下原爲博陽太守云未嘗見子何嘗改黃昏及子境境孫晚息孫子范史而守苑獨未見且後漢人變名  
絕少昔人論之律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附會杜撰不可盡信文獻亦推其家譜隱而云然耶 彈冠佐名州。一朝辭  
吏歸。清貧略難備。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  
窮難。邈哉此前修。何焯曰此篇言終不爲  
妻子所累矧節復出也

詠

湯注二疏取其歸三頁與十同死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守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不足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  
此不去懼有後悔豈知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下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歸大夫故人邑子設酒道與  
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且日且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  
有并序二字湯本蓋本俱無毛晉錄君亭本云疑後人增入依宋本刪何本故大書爲分注而刪題下并序二字今从之三  
頁簡  
做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湯注蔡澤云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 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

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顯。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  
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移寄心。清言聽未悟。放意樂餘年。遠恤身後慮。誰  
云其人亡。久而遺彌著。壽藻曰或勸善以金遺子侯覽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時會蓋謂金終是寄心于  
金廣以清言喚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蘇二疏詩海明崇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  
出而返如從得得愈其味轉  
于初不窮此感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布臯仲行城德懷公復讓  
公從亂金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湯本云  
一作中情謬獲寤。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



待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顯言聞此歸。厚恩固難忘。鴻本云一作顯命安可違。臨穴罔恤。鴻本云一作運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五悲。良人不可贖。泫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雖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

陳尊已魏顛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

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

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顯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

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治按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爲。忠義我

家投義志。攸希此悼。顯之不忍。遂毒而自歿。先死也。况二疏明進退之節。有顯實報。顯之志。皆是詠懷。無關險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夫詩意何啻千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

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

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

同讖。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

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顯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

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

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湯本云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

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漸離宋意乃擊筑而歌于易水

之上何注樂書筑似擊十三絃蕭蕭哀風逝。湯本云一作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

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湯注晉句

譚荆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諳于刺劍之術也寄功遠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注劉禮曰此靖節憤宋武統奪之變欲尋復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爲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蔣藻曰華

葛荆軻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薄賦之隱憂未嘗不存于房博漢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曷代。

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弑。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讎如荆軻者乎。又無

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

何注山海經劉欽校定載海內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與鍾季秋皆以爲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在魯而配之郭璞爲注并謂讀李注按讀山海經種天子俯止題讀山海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李善注上林賦曰瓊麻扶疏滿注扶注本太玄吳師道曰蕭劉王傳劉向村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何根扶疏以分離則此語從來久矣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文選作窮巷隔深轍。頗迴

故人車。

李善注漢書張良隨漢平至其家乃箕踞舉以席爲門門外車轍何其深歎言文選作昔酌春酒摘

各本作然 文選作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

李注開種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黯之民發古塚所埋書也

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何注劉覆曰

抄觀二書所載事向之異而此發增一篇特以爲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附仰宇宙爲樂可知矣衆舉得曰詩木駒物當興吟快情性但能輻輳胸中所欲百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粗糲職徒故語百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愈了不相聞普觀元亮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閒卷有得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歌然有喜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鸞鼻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正好風與之俱道是知對所有借書于

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何據曰安福先生云公宗尚六種格口仙釋而凡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外事蓋託寓意言周原天問遠逝之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穠。

一作 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

變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

中言。

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崑崙崑之兩邦廣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種天子傳西王母中言其種于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騎曰云云何據曰王母自語耳豈爲周王亦自這一陣一跌與世俗了不相聞也

逍遙槐江嶺。

湯注槐江之山多瑛珉實樞帝之平園(即玄園也)南望崑崙其光顯

穆。託乘一來游。

熊其然晚曉覺有深(首逝)流其清洛洛種傳天子銘跡于玄園之上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清瑤出處。以爲竹水雕剡之工。比諸退之所謂紅皺高

圓者。良可笑也。

陶淵明全集

六一

六一

丹木生何許。乃在壘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瓊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

軒皇。一作黃。湯注壘（音密）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

翻翻三青鳥。毛色奇。湯本云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湯本

願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何注楚辭。羽宮子三

遺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

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何注山海經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風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湯注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裁民之國。安有歌無之鳥。鸞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國。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樹之。知古文多缺失也。謝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豈山海經之逸文與。○何孟春曰東坡云湘明踏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類二

首至此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湯注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遠之于禹谷。湯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極河渭。豈以垂飲故何注。禹谷鄧瑤注云禹淵也。今作虞淵。○何焯曰妙在縱其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述二句。言其爲夸也。至死不惜。按此蓋笑宋武。事急圖禪代。而志欲無窮。究其統緒。所賄不過一隅之蔭而已。乃反言者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一作何復。徒設湯本云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一作何復。徒設湯本云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一作何復。徒設湯本云

役作

在昔心良屢詎可待。湯注補衛夷帝之少女名曰女媧。媧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奇賦之圖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膽爲口。操干戚以舞。

會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眞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聞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兒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宜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屬必大曰。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宜和六年臨漢會紘說。以刑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概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屢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會紘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刑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齋

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曰此疑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爲流涕。澗按。刑天舜子成。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爲不然。近世猶有伸周絀會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卽依康節書作刑夭。旣云夭矣。何又云無千歲。夭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錄一事。則欽鴉窳窳。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志常在耳。以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鴉違帝旨。窳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贖。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湯注。鍾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鴉殺龍。江於厲帝之陽。帝乃戮之。欽鴉化爲大鷓鴣。亦化爲鷓鴣。鳥見卽其色。大旱。鷓鴣（音製）龍首居野水中。注云。水蛇身。人面。爲貳負。所毋復化而成此物。澗按。祖江今山海經作燕江。郭璞注。燕江或作祖江。增節所讀之本。當卽郭氏之本也。張平子思元。以祖江之見。劉季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此篇爲宋武賦。道作也。陳仲明曰。不可如何以筆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徵之。人事旣非。以天臨之。

鷓鴣湯本云鷓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鮑寬曰。懷王世。謂屈原見放之時也。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何校

宣和本文云。爾一作理。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湯注。桓山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鷓。音朱。一見則其群多放。士注。放逐也。青邱之山。有鳥生。何但見鷓。不見此鳥。遂終迷不信。寄傲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豎事。何注。鳥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使後人尋繹。知引疑故實。以儆世。非修異聞也。澗按。管自王教。桓桓以重劉。裕共。相尋不聞。黜退。魁

何既失墓。試遠成此。先生所爲。託言荒渺。姑  
寄物外之心。而終推本願。以致其隱痛也。

挽歌詩

清本作挽歌詩。文通作挽歌詩。無數字。今从之。李本有三首字。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作鬼錄。魂氣清本云一作魄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

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清本云一作且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清本云一作復能嘗。殺業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口無

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清本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觀正茫茫二句。補又作虛。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清本云一作來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

自蕭條。綠君亭本云一作鳥爲。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

挽三篇。蓋出於屬橫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

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

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

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

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囑

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公僕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非索障語。第乘誼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酒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湯本云一。作無力。遠招王子喬。

雲鷲庶可飭。情之類。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之高河。濯條條。遠眺同天色。思絕屢

未看。徒使生迷惑。想明何注。潛之類。內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意必晉與潛水傳所稱。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字松齡。裴遵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湯注。此江淹辭。作見文選。其音韻文貌。絕似至。但類桑麻成羶。月得結。緣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種苗在東臬。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簪屨。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陳正敏曰。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舍佳人殊未來。今人常用爲休上人持故事。又擬陶徵士田居詩。種苗在東臬。一首。今此詩亦放在陶集中。若誤也。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管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臬。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種苗六首。江淹種苗時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唐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然。淹本無潛。同情。致徒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獨應不類也。洪適曰。歸田園居末篇。乃江文通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士田居。陶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江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十六旬後。戴載於橈。古九篇中。東坡遂亦附和之。皆隨意而成。不復細考耳。何孟春曰。陳善們。益新語云。東坡和陶詩。自謂不甚愧。漸明然。披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要如陶。漸明詩。觀江文通體。體中。擬陶作者。方是。湯真。今自謂公。觀之。亦未見其能。顯真也。洪按。文選。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韓子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指何篇。強相國本。今亦未見。識以俟。



考

問來使湯注此蓋曉唐人因太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醜。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齊晉陶潛問來使詩。本皆不載。惟吳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李太白感秋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耳。王粲詩。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諷云。爲阿爾。篔簹竹。担荷合。通體憶吳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士介南詩。話。丁陶。應。魏。諸。侯。手。校。然。有。同。來。使。一。篇。世。未。見。獨。南。唐。吳。昇。吳。文。元。家。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應。熟。其。取。清。此。云。殿。羽。淪。流。詩。話。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入。漫。取。入。陶。集。耳。耶。項。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

湯本云。湯注此類賦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賦詩首尾不知備一作寒松此警經劉斯立云當是用此足成全篇然中極其警絕居

然可知或雖顯作潤明讀出四句可謂善揚李注許珍周詩話曰此乃顧長康詩欲入彭澤集

### 卷五

賦辨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感士不遇賦今見屬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爲備余嘗以三餘之日

何注劉志董過曰讀書當用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

靜。君子之篤素。係本云一作素業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閔閔懈廉退之節。市朝騁易進之心。懷正志道

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深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何注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神農虞夏

愆居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過入藍田山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三閔發已矣之哀。何注顏淵賢其亂曰已矣哉悲夫。寓形百年而

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

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吝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何注任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注大塊自然也。稟神智以藏照。乘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李注

歸秋曰靈樞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形。或先側一擲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擲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

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巖巖而懷

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係本云汨一作恆以長分。美惡作以作紛。係本云一作紛異途原百

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

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

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注撰平于東京感仰不靖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

名帝魁神農後世道古之君就字經綸命狀佳已察龍生帝魁宋齊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愛

生之晤言。念弭季之終薪。李注爰盡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字季爲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盡請世釋之補諫者釋之實例宣帝朝善拜諫者獲解啟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

納計。李注漢唐魏向何注漢書唐爲郎中署長爲文帝嘗觀中守魏向坐上功首唐納計爰六載下吏削爵太項帝令唐持節教向復爲郎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雖儻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

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

何注韓非子難共與太子實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不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虎市虎顧王察之

悼賢傳之秀

朗紆遠鬱於促界。

何注漢史爲靈王太傅死時年三十三刺向側宜速建國報仲舒爲江都王相易王素驕仲舒以禮說國王王敬重焉膠河王尤縱恣仲舒復相膠河王王等特之仲舒悉久獲罪病免凡相以國事屬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說等教令國中所謂而治

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

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復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旱天而又貧。傷詩車

以備擲。悲茹微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

無路之不濇。

注色立

伊古人之慷慨。病一作痛奇名之不立。

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廣結髮以從政。

李廣不愧

賞於萬邑。屈雄志於破豎。

何注謂

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勳一作乘人之悲泣。

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失道責廣上循廣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今今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使廣部曲行回還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引刀自刺百姓聞之老壯皆爲垂泣贊曰彼其中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

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

何注王商傳成帝時商爲左將軍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讓後爲丞相其尊

書異狀商免相

歟。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吳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

委曲而累己。

既軒冕之非榮。豈縑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

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教。不委曲而累己。此二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旱天而又貧。

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之感人如此。

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之感人如此。

關情賦并序○何本

開作開非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

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從張自烈本作觸類。廣其辭義。何注感情始盡宋玉漢司馬相如而

平于伯喈之爲定靜之辭而魏則陳琳阮瑀止欲賦王業作陶那賦應瑒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晉張華作水經賦此諸節所謂棄世繼作重固類類廣其辭義者也余園間多暇。復染翰爲之。

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壤一作壤又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

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何注羣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

寡而愁殷。襄朱轅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日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

李注此章就莊委容貌之美所宜觀幸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

清音以感余。顧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僞。李注僞過失也說文愆字俗作僞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

先。何注羣辭風既受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久遷。何注羣魂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

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說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

鬢于積屑。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尙鮮。或取毀于華妝。

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

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

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覆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衿袖以繡繖。

顛在水而爲欄。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許結切。猶木作契。閱以苦心。攢

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木蘭之遺露。木蘭之露。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觀。交欣懼於中樞。

竟寂寞而無見。何注楚辭。野寂寞。今無人。獨情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趨。色慘悽而矜顏。

葉變斃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借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

晚暮。何注楚辭。笑人之遲暮。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曰。歲既理矣。注禮記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楫。譬緣崖而

無攀。于時舉昂盈軒。何注淮南子。昂。方其昂。昂。北風淒淒。憫憫不寐。憫憫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

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而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攜。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

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何注楚辭。願暫實於浮雲。今過暫離而不將。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

累。寄弱志以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郁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懸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

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黷標若探

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幘。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李注東坡曰俗傳膏生入官庫見錢不義成怪而問之生曰

云幼稚盈室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禮使瓶有儲粟亦其難矣此病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 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李注令 脫然

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李注街耶 戚命使郵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謝按家叔常即孟府君傳

與遂見用於小邑。李注當時刺史得自梁時 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

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

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李注詳序當其職

嘯筆酒明在彭澤縣令公田種秫曰昔嘗得醉于酒是矣妻子固精種稻乃使二項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其自序云公

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遂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種秫蓋未嘗種行到口也悲夫

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李注任廣云程 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

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李注韓子著曰尋官淵明以邵遠等郵至日即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

妹喪即去盡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其不屬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歲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

之去哉哉躬耕之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何注容齋隨筆曰督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為彭澤令棄簡費

不取事上宜而追督郵至縣吏自應束帶見之督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學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云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歸之

耳辭中正吾還家之類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李善注淮南子曰 奚惆悵而獨悲。何注許彥周曰此兩句是此老儒

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李善注楚辭曰闕快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末遠莊

非之末知今之所謂

舟遙遙一作搖搖

綠者李本云

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史作希李善

注野類曰熹亦

關字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李善注三輔決錄曰：韓翃字元通，金中竹下開。三逕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捨康逸名不出。松菊猶

存。攬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既庭柯以怡顏。何注：宋子歸，顧頌以道曰：明處。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易安。李善注：蘇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嗣列。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趙總同：李善注：漢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李公燒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其音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濟。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黃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遺興小詩。皆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兮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其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不鞭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歸賦去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官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兔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成靖節也。謝按實爲心驚動極此論所以不恥假轡輸袍進者

而終行歸山之爲命顯  
事林廣致其說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東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葦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法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天壽不貳矣。此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鑿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謝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何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樹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樞谷隱。置身亂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

卷六

記 傳 述 贊

桃花源記 并序李注桃源經曰桃源山在隸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陳山東帶鈔鎔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李注漁人姓黃名道真綠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作

非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

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

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

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湯本云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

太守說如此李注太守劉歆謝安見先生授神記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何

劉驥之字子驥晉書有傳聞之欣然規作熊本云一作有遊焉二字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浮復潭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息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湯本云一作瓦絲秋熟靡王稅荒路變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

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萊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李注唐子增曰唐人有一集落知天下秋及觀湖明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向不知有漢無輪觀言可見漢語而元亮其尤也怡然有餘樂。子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李注桃花源記曰太元中事時云奇蹤隱五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爲六百年洪愛魯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朝敕神界。燔詩書又明年坑儒。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于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爲魏。魏四十五年而爲晉。至孝武密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趙泉山曰增諸退之雖各舉其歲蓋數要之六百載爲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前數年間任安贊武陵節直韓奇蹤隱五百之語。韓改爲太康中彼不知靖前所記劉子驥者正太元時人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簷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康駢曰。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遠逸。

趙與時曰。靖節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卽是其處。不知公蓋寓言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糶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源桃爲神仙。如王慶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源行是。

也。惟王介甫源桃行。與東坡之論暗合。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源桃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配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証。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首。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寤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吳師道詩話曰。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寤寐羲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遊。願言攝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輩之意相發。

晉故征西

李何補本  
作西征

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

毛晉曰晉書作鄂  
鄒穎皆江夏郡名

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

毛晉曰晉書作司空

祖父揖。元康中爲

廬陵太守。宗彞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

十女。閉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倚類威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

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辟流京邑。太

尉續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何注袁機與曹植書君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都廬陵從事。下郡還

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遵博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

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字本何本脫名字非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

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質。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

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

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

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

其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何本云一作參佐舉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何本云一本風下有至字吹君

帽墮。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

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

四坐歎之。何注其文不傳東坡書爲補亡或明云征西天符第九令節駕首龍山宴凱製晉盡其雅奏旋帶輕粉胡爲中第一矣

望覆寧夫揚勝說執事罰擗歌相鼠以飾此野嘉解嘲云吾聞君子臨流濯足明風雨不改其志平生邱壑致時黃歸頭車天金顧沛何虛接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爲數流冰水莫繫浮雲暫高顯然脂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飾不提而結不覺而附歌時

宿勝請歌相風前此陶人傑出當撰二篇辭致蘊卓古今龍山當日之會若有東坡此文四坐之英真可以絕倒矣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

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

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

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遇。今先赴義。尋

遷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隕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

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釋御

何往東坡曰督士多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可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情溫謂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釋御卿無勢。我乃能駕御。屬温平生輕放。浩登妄許。人故乃知孟嘉若遇當作陶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

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

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書作漸近使之然東坡曰溫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問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中散大

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鑾。謝按

司馬氏傳曰陶璜潯陽人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鑾迎德宗達於板橋又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璜爲王孝伯爲軍當即此陶璜先生隨去來辭序等叔以余貧苦亦疑璜也惟尚書太常當降爲與嘗問耽。君若在。當已

作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探

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

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容齋隨筆曰。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顧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師。昭。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王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擢東市之害。嗣宗沈湎。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鏡。風而免其危。若蹈虎尾。惟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何本云一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益若人之儔乎。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言今从字公機本毛晉本作其言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烏天氏之民歟。

蕪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淵明本傳。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毛晉云宋本無此二句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何注景影同窮居。采薇高歌。何注藟文類聚作高射采薇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儒夫。

事見伯夷列傳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事見殷本紀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事見管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允聞。百代見紀。事見趙世家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殮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顧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何本作博沙云一作候詹非傳本作煥詹謝按詹謂太卜鄭詹尹也今从簡作詹寫

志感鸚鵡辭事見屈賈列傳

韓非

豐狐匿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伎病本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事見韓非傳

魯二儒

易代隨時。何注代變文類案作大蓋用易隨時之義大矣故作大爲是迷變則愚。介介傳文類案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逝然不

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藝文類聚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藝文類聚皆爲我異藝文類聚而我獨異藝文類聚斂轡竭來獨養其志癡跡窮年誰

知斯意釋之傳事見張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曰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若人特爲貞夫由此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王應麟曰淵明讀史述夷齊箕子云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衝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而史立傳非也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何注三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澗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廬甘

此灌園何注高士傳陳仲子於於陵楚王聞其賢使聘之欲以爲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鄰右畫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甘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於是聞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

願我不能高謝人間何注漢書張釋之子轡字長公官至峇峇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何注漢書張釋之子轡字長公官至

修爲官不遇竹六百石類  
自見其名過出於流

鄭叟不合垂釣川渚交酌林下清言究微

何注後漢鄭玄字次郡郡尉遜爲功曹辭去隱處  
精學同郡鄭玄敬爲督郵過存敬致力釣魚于大澤因

拆髮爲車以荷麩肉

魏都盈酒苦酸彌日孟嘗遊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借租

何注後漢汝南薛苞字孟嘗建光中公車持節至拜侍  
中苞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節過皆歸如毛義英

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

周禮事未詳何注  
欲以周禮當之恐非

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願盼有儔飲河

既足何注莊子僅鼠  
飲河不過滿腹

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何注藝文類聚選部贊類載姜故周子至宋以爲周禮雖實而清尚  
作清尚悠然作恬然曰琴曰書願盼有儔作曰玩琴書願盼當德數字

不同

尚長禽慶贊

各本無此篇何孟春據藝文類聚探附屬上畫贊注中今特補載卷  
後何曰此贊今本無之並唐初歐陽詢所見本至宋或有缺脫耶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諱名山。上反豈知反。

何注尚長見高士傳後漢書作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實不知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嫁娶既畢教勸家事勿相間違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 卷七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告儼侯份伏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梁元帝金縷子  
作有生必終

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

友之人。親受香旨。何注孔叢子孔子四友同賜師由非  
子及而此云然者特其同列耳

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

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

沈約宋書作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茶毒家貧東西遊走無少字及每以二字李注  
趙泉山曰五十當作三十靖節從乙未十一年間自瀋陽至蕪湖再返又至江陵再

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遜遊於歸去來云心憐遠役四十八歲答羅季時云我實幽居士屢復東西緣昔年過五十時投  
閉十年矣尚何適宜之有游按序云少而窮苦乃迫遊之辭豈謂東西遊走在五十後哉即依宋書無少字非迫遊走不定解作遊官  
先生遊賦歸而與王撫軍數言安往來顧存亦無妨  
以東西遊走為言也迫遊似過五十不必改三十

而凱寒余嘗感彌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李注東塾燕談曰彌仲當作德仲後漢書王翕傳  
翕字僧仲又列女傳翕少立高節光武時避寇不

什願與司命孤子伯為友後子伯為並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遺子奉書于謂客去為久臥不起妻怪其故曰向見令孤子容每  
其光顯指有頭而我兒蓬髮歷歲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若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了伯之貴孰與君之  
高君躬勤苦于安得不耕以養哉耕安得不黃頭歷歲奈何忘李注東塾燕談曰翕妻高士等來仲  
羊仲曾治車為樂共歷逸名釋元山

察志而慙兒女子乎窮屈起而笑曰有是散遊共終身隱遊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李注東塾燕談曰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逸世耕于壟山  
之去也且遺杖踐荆棘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謂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逸世耕于壟山  
之闕楚王欲使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願以糠糲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  
於世守老萊子避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抱茲苦心良獨內愧金樽子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

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默然有喜常言五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

識琴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緇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

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宋書作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存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

不同宋書作不爾木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飽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

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何注靖節曰同父之人然則猶有庶子也  
實了時云雅端年十三此兩人或異母爾潯川韓元長金樽子作陳元長王熙顯

漢木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也何注八當作七按何若據後漢書韓韶傳  
也垂氏棟後漢書補注韶徵處七當作八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泚稚春王

賢何注晉書泚韓黎世西漢教瑯九族著  
居兗州建武七年時人披其家兒無常

父去無何注晉書泚韓黎世西漢教瑯九族著  
居兗州建武七年時人披其家兒無常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李公煥曰。趙泉山言。或疑此疏規遺訓。似過爲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寶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索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張自烈曰。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露。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已處。讀之惟覺真氣盎然。

###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蹉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香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百一作道。李注。謝元薄痛百常情作道非。慈妣李注。庶母。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塵識。撫誓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效。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李注。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駕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農。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與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何校。宜和。本作慙。非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烝烝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何注。墓地。嗚呼哀哉。

###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李本何本作右土。何云右疑當作吉墓。水毛本作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

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饌。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鑿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李注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萬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李注從音縱。爾推曰母之姊妹。為從母。按豫章書曰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淵明一生野逸。是親遠之母。為先生從母也。相及李注淵與此義同。發而鮑嗣音。鮑音柳。按鮑嗣之俗字玉篇。並罹偏咎。李注從音年三十七母孟氏。早是偏咎。為失怙也。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絺葛。夏渴瓢箪。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緜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真彼衆議。从將本作適。將本作意。非。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途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驚人。李注哀。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近情。耆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旆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辭之釋也。李卜此文乃靖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何注九月。天寒夜長。風氣涼。一作風蕭索。李注音瑟。鴻雁子征。草木黃落。李本何本俱無此二句。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願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

茫大塊悠悠高曼。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絺冬陳。含歡谷汲。

何注漢書地理志土狹而險山

居谷。行歌負薪。何注漢書朱買臣獨居谷行歌道中負薪高門醫藥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國。載耘載耔。適育適繁。欣以素牘。

和以七弦。冬隰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何注朱子語錄晉宋間詩多閒澤杜工部等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閒乃體體身勞而心閒則爲之也樂天委

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被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

榮。涅豈吾緇。粹兀窮廬。酌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

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農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李注深目也我行蕭蕭墓門。

春聆宋臣。何注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礮石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股其難以身親土後漢張奐遺命書非言文儉非王孫推情從郭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

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張自烈曰。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義當捐軀。必希苟免。且有續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

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真能認取故我。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語非淵明不能道。

### 卷八

#### 五孝傳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畝。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訓一作訓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歎。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自近至遠。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辨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惟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儆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秦。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脰。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滅喪。實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

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三年無改。

清本脫三年無改四字從

何校宜和本補

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督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罔天攸造。一作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何注後漢書奮位至武都太守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各本作奮非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鵠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

牀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何注後漢書守位至魏郡太守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贊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成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饌。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體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後漢書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棺執紼。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沉重。訛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何注後漢書范滂。滂事陳南陽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種亦免。俱歸。並斷侍於滂。應對實。滂辭。滂命。顯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厥也。竊意此殷陶必是此人。廣五行記載。數陶事。顯同。然仲文乃靖前近時人。其人靖前豈肯取之陶事。可書夫。魏野宗當時。始未見靖。顯樂者。廣五行記所載。或因陶事而誤。記爲仲文。亦未可知。蓋晉書仲文本傳。無載所事也。

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贊曰。事親盡歡。其難在色。被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存一作愛敬。榮不假飾。嗒爾衆庶。鑒茲前式。

##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一名四八目。其書每條末。皆載所見原書出處。自北齊陽休之編錄後。至明文簡孟春始爲之注。按靖節此錄。雖係僞作。究爲北齊以前人所依託。其中甄述兩漢及東西晉書。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史也。如三輔決錄。張璠記。謝承書之類。今全書雖佚。猶散見於羣籍。以南北六朝及唐初諸子書。并李善文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徐氏初學記。歐陽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攷之。大半符合。何注所探。僅依據正史。頗多疎漏。如韋文高爲韋豹之父。錄中所引文高三子。見京兆舊事。攷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凌。京兆舊事。凡見御覽十七條。卽文高亦見御覽。文簡謂不知。豈偶未深考耶。又下卷八俊內有趙典。范書黨錮傳云。惟典名見而已。攷典。范書本有專傳。又別見郭泰皇甫規傳。安得云惟以名見。自相矛盾邪。蓋名見者。見於八俊也。顧亭林亦不得其解。乃謂有兩趙典。是未嘗考華陽國志及三君八俊錄也。而文簡直以典事僅見黨錮及羣輔錄。是并未全檢范書矣。豈知典事見於謝承司馬彪書及常璩志。書籍所載。固有不勝錄乎。如此之類。均攷其同異。正其得失。校何注有增不揣固陋。謹附所見如此。以賢之博雅。安化陶澂。

卷九

集聖賢事輔錄原注唐上照李本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

禮宋均曰延長也譜禮與也主受此錄也

必育受稅役宋均曰受賦稅及徭役所宜施為也

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侯職等也

限邱一作立

受延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也出洛地所生也

金提一作主化俗宋均曰為民除災審也

鳥明主建福宋均曰福利民也

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為民除災惡也

紀通為中職宋均曰為田主主內

仲起為海陸宋均曰主平地兼統海也

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一本作打海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伏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書能決理是非也

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數命也

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次序也

知命受糾俗宋均曰糾正也

窺紀

受變復宋均曰有屬變能補復也

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絡維也

力墨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木正金該正脩照並水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照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

蔡澤辭

羲仲春 羲叔夏 和仲秋 和叔冬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為陽伯樂舞錄載 義仲之後為義伯樂舞錄載 堯為夏伯樂舞武漫載歌曰 羲叔之後為義伯樂舞  
歌曰 咎繇為秋伯樂舞錄載 和仲之後為和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何 垂為冬伯樂舞丹鳳一曰齊落  
朱華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視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謹兜。共工。鯀。三苗。

右四凶

蒼舒何注水經 樁戴魁各本作樁何 大臨校實和本作魁 庭堅何注舉 仲容何注杜預左傳注此  
隋鼓注益也 龍降校實和本作魁 陶子何注舉 叔達即帝益禹陶之倫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翳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何注杜云此即穰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惠和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棄作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朕虞汲古閣本 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龍作

納言。變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尙書。

何注漢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雄一作雌

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

或云不讎

秦不虛。

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歎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爲七

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皋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何注東方朔七諫注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

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見尙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人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俗本脫此句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

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易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閔天。

太公望。何注左傳傳文作太顛南宮适。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

見西伯于姜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邱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鄰也。何注孔叢子文王有賢附也。齊奏先後樂。每謂之四鄰。

伯達。

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羈。

右周八士。見論語。何注國語文王詢于八賢也。注周八士皆在風官。即此賢也。賈逵以爲文王時。鄭玄以爲成王時也。何注按劉向馬融以爲

伯邑考。

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何注按史記管蔡列傳。蔡因

作成叔武

康叔封。聃季載。一本無弟叔處有毛叔圍

右太姬十子。

太史公曰。太姬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何注按滕毛鄭廢舉。鄭婚皆文王于譜系文王十

也。何注劉原父謂子無臣母。理孺子所謂婦人黃邑姜也。

周公旦。邵公奭。太公望。畢公。毛公。何注按何晏論語閔公。太顛。南宮适。散宜生。文母。太

也。何注劉原父謂子無臣母。理孺子所謂婦人黃邑姜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何注亂本作亂古治字。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孫尤。大夫冉賈。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右有五王之相。適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生十七年。何本緣君亭本作文公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

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爲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

子罕子西賦黍苗。

子願子產賦隰桑。

子豐公孫段賦桑扈。

子豐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耳孫子太叔賦野有蔓草。

子游孫子矯子游按楊當作端印段賦蟋蟀。

子張子公孫段賦桑扈。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

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後亡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注何

禮文子會宋選過鄭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

吳質書曰。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穀子莊子孝伯

傳子懿子武伯叔孫得臣莊叔。種子昭子成

子武子支子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乘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

趙襄始為卿至無恤四世。按李本汲古閣本作四世。何本作七世。按本傳子襄生宣子盾。盾生莊子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子成。成生簡子鞅。鞅生襄子無恤。史記左傳趙同當从何作七世。

范吉射昭子。

士會始為卿至吉射五世。按本傳武子會生文子

鞅。鞅生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智瑤襄子。

智瑤始為卿至瑤六世。按左傳莊子首生武子懿。懿生襄子無恤。史記左傳趙同當从何作七世。

荀寅文子。

荀寅始為卿至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襄子宣子句。句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射。凡五世。

魏

魏始為卿至不信四世。按左傳厥生

魏始為卿至不信四世。按左傳厥生

魏始為卿至不信四世。按左傳厥生

魏始為卿至不信四世。按左傳厥生

魏始為卿至不信四世。按左傳厥生

魏始為卿至不信四世。按左傳厥生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

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漢書。

饑封人。

荷蕢。長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一作伯夷叔齊。或仲夷。逸朱。羅柳下。甚少。選。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蕭咸

贊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何注咸名。哀管齊。觀其時。便君。子願。說而道。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

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

宰我。子貢。

宰我。子貢。

政事。

冉有。季路。

冉有。季路。

文學。

子游。子夏。

子游。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何注世所謂十哲者廣孔廟顏子配享升會子爲十哲及後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

顏回。

子貢。子路。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子路。宰我。子貢。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

盼子。黔夫。種首。

右齊威王驕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期。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憚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關公。

姓關名雲字雲明陳留高邑人。常居關中故號關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黃公。

姓崔名躬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何法

名戰史記其序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諸家讀綺里季夏一人黃公一人高士傳作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又以夏字與黃公陳留志亦然志云夏黃公姓崔名躬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朝志又云黃公軹人

避秦與東園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隱於商山又云鄆之大曜山有黃公墓公所葬地按今商山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隱山中云云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舉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肯隱何山

及迎於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紀未足據史稱天下有四人則彼四人者不宜皆在一處先賢論漢廷置酒時太子所從四人皆假衣冠爾嗟乎四皓其生真且不可知其死葬地將誰與訪之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

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

廣兄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

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書。

重合令子與。

居宋

櫟陽令子羽。

居東

東海太守子仲。

居宜

兗州刺史子明。

居里

潁陽令子良。

居

里與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

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情。或曰龔勝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

己乃點乃汗。何校宜和本汲古閣本作反汗

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章。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何注成帝河平二年並奢豪富。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爲賓客。時

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修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何注後漢書作子遵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平原王遵字君公。何注逢萌傳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下昔公相友善此言徐房字平原而李子雲不言何郡李遵平原人以平原爲房字者殆傳聞之誤也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謝按續載三輔決錄蔣元卿字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

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

字君文。建威大將軍好時愨侯扶風耿弇字伯昭。嘉祿云水經注作昭伯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謝按范書岑彭傳作舞陽侯未知孰是此从題名也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太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東郡太守東

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謝按後漢書純封東莞侯章澤注東莞臨淄郡此作淮陰縣誤左中郎將朗陵愨侯潁川臧宮字君翁。驃騎大將軍樸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驃騎

大將軍參遺侯杜茂字諸公。建議大將軍高侯南陽朱祐字仲先。謝按後漢書作建義驃騎將軍愼靖侯劉隆字

元伯。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衛尉安城忠侯潁川

鈔期字次元。游按後漢書期字次況封安留侯章續注安成縣屬汝南郡此成作城況作元疑誤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捕虜將軍揚盧侯南

陽馬武字子張。驍騎將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謝按後漢書作左大將軍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字君游。琅邪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衡。揚化將軍合

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大水經注作左將軍無大字右大將軍李忠東觀記無大字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惠棟曰袁宏紀云字仲都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燮煥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懲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章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樹。尙書鬻巴。青州刺史馮漢。兗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按

後漢書作八使。發天下號曰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章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舉善自矜。不願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社中。

順帝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孫陵。據爲縣丞。卒官。喪柩流去。司徒劉。愷尤歎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比葬公府。不賦。廣都爲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章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章氏三君。見京兆舊事。何法後漢書章氏三君。章氏三君。即彪族子。少與二兄齊名。

而不敢其名。非此不知其父之爲清河守也。  
○按前漢書表及章氏世系文高當名漢。

楊震字伯起。徒遷太尉。震子秉字叔節。爲太尉。秉子賜字伯獻。賜子彪字文先。以大

夫爲公一詞。推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徒。以光祿勳

安子敞。字叔平。爲司空

敞子鴻。字仲河。以太僕爲司徒

鴻子逢。字周陽。尉爲司空

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爲司空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袁閔。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字子

雲。街按後漢書徐稚傳李曇字憲。城曰續漢書。高士傳及善文。俱云曇字雲。子雲。雲去紀了。潁川閔。閔人何注。此與前李曇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尙書令。與諸尙書。悉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邴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偃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於柩側下

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卽居。於是與伯堅卽日辭行。封黃四

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誡。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下忠誠。竇游平。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陳仲舉。游按後漢書作不

長。陳仲舉。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安。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橫橫。李元禮。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王叔茂。游按後漢書。暢傳。英秀。作俊秀。

太僕潁川城





太尉豫南陽棘陽岑晔字公孝。海內珍好 舉公孝

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 劉景升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 涉有類起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

海內實贊王伯義後漢書作王商按今范書編傳八府有王商又云郡中王璋字伯義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水經注引作王璋然則璋當作商當作義與何諱

典與何諱古文璋章通見管子至義與何諱作儀也

郎中魯國蕃鄉字嘉景。

海內註贊嘉景字嘉景水經注書音皮類與武曰皮古音變漢人讀都為委不知皮之為威連體遷焉毗矣胡三省以為皮字乃傳為反字之誤亦

北海相陳留己吾秦周字平王。海內真良 秦平王

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毋班字季皮。海內珍奇 胡毋季皮 太尉掾顧

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北光劉子相按後漢書獨行 傳劉翊顧川劉勝人此疑脫一顧字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孝字文頌。海內依信王文頌按 後漢書蓋應傳子考

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登格 張孟卓

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明度博平按三 海內錄清明作清平

右皆傾財竭己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廚。後漢書無劉 明有劉備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譙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淳紀碑。

卷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學禮不 仕年四十為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

太常掾熒張奐字然明。狀奐漢方亮百事皆聖賢 前後七歲十聖三為漢時

財賢珍寶一無所取璫王孫謀形宋司馬為石椁市中時無無禮而葬焉○濟梁李公機本汲古閣本作前後七歲十聖何孟春本作前 捷什進十聖銀艾影權後漢書補注引甄表狀作七歲十聖此何據後漢書十聖銀艾較耳孔平仲曰甄即印艾即綠校謂之一聖者一

官一編

侍中河內向翻字甫興

狀翻博覽經籍兼好黃老元帝泊於肆志不處時積三十年後漢書行傳作向

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

狀蕃出

歷英無幾學該博典忠壯壽考又曰明允貞亮與大將軍實武志同社稷幾事不密為舉朝所責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

狀延清公潔自遊上許幽隱雖不顯名著漢朝書棟曰東觀更延以選禁食汗筆龍狀似非實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

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懷清節

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

狀寓正一人名潁有一人

大將軍實武志同社稷幾事不密為舉朝所責

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

狀密清高每違名譽因

大鴻臚潁川韓純字元長

狀純清高

狀純清高

清河房捕字伯武

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

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察公朝政成丈人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

狀暢雅直

張儉字元節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

太尉漢中李固字

狀元含海岱之純體大雅之洪明學無常師講求

徵士樂安冉季真字孟玉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

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在華夏學經學

子堅

有道人

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在華夏學經學

益州刺史南陽宋稜字公叔

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

狀朗實純美高亮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狀規少有能繼正直之節對策指斥黃

聘士豫章徐群字孺子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狀規少有能繼正直之節對策指斥黃

明門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狀規少有能繼正直之節對策指斥黃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膠東令盧汎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郗字子陵。各本作戴郗河校 穎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

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彤字文隱。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冠 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字文休。與先之子與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 上計掾杜

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掾韋懷後漢書荀彧傳注端從涼州牧徽爲太僕此作太尉疑誤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和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

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琅邪王戎字濬

仲。各本作潘沖何校宜和本作潘仲謝按潘仲秀皆作潘沖惟齋廡別傳作潘仲與此合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齊袁宏戴逵爲傳。孫統又

爲讀。

吳範相風人。吳 劉惔占氣人。河內 趙達算人。河內 臯象書人。廣陵 嚴子卿基。名昭武衛對曉從子謝按三國志注作嚴武 宋壽占

十不。曹不興畫。為孫權畫屏風落筆點素因以為蠅後誤。失一。御坐極以為真蠅手揮不去方知其非也。孤城鄭姥相。見王業於童觀謂仕必至師傳後為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祀字仲道。謂按晉書陳留董 琅邪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字遠樂則率多逼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滅故八百

額川庾鼓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輿。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何注晉光逸傳遠渡江依胡母輔之何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舉卓羊曼相與阮學故老探題問雷融飲已數日遠將排戶入守者不慮遠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寶

中興之而大時輔之號曰德人決不能爾必我孟暹也呼入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八達指此則八達無差蓋王澄庾鼓僧法龍及阮瞻而瞻弟學與焉故并記之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謝按裴松之魏志裴徽注消少弟徽字文季此作秀疑誤 裴楷字叔則。徽第三子晉 裴綽字季舒。楷弟長水校尉 裴瓚字國

寶。楷子中 裴邈字景初。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 裴遐字叔道。遐子太傅主簿謝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及 裴康字

仲豫。徽第二子 裴頠字逸民。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謝按裴注頠乃楷孫秀子也 王澄字平子。衍弟亮裨女 王導字茂宏。從弟丞相 王

王祥字休徵。晉太 王戎字濬仲。父源汝州刺史 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子大將軍 王元字眉子。衍子陳

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妻女婿 王衍字夷甫。父又平北將軍 王敦字處仲。從弟丞相 王

右河東八裴。琅邪八王。聞之於故老。何注世說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八裴方八王裴方王禪裴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方王澄裴方王敦裴方王導裴方王戎裴方王元裴

康見裴弟楷傳也右嘉名又謂四裴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何注太守當作內史謝按裴松之魏志王昶傳注亦作太守 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何注內史當作太守謝按沈約宋書州郡志有太守有內史東海郡太守不稱內史晉書百官志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宋志亦云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成帝更令輔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東漢亦置相一人主治民督武帝改太守為內

史省相是治王國者。稱內史也。郡太守其職一也。  
時東海王延闕。東海故丞。稱東海內史。不稱太守也。

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

何注述驃騎將軍也。此驃騎將軍贈官也。

述子安北將

軍垣之字文度。何注垣之官中書令。此安北將軍亦贈官。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

字世徽。

何注晉書預傳錫終尚書左丞從前未嘗官常侍。

錫子光祿大夫父。字宏治。

何注晉書外戚傳父字宏理。錫贈許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命光祿大夫其追贈官也。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凡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

###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草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此宋鋼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議不同。相謂別墨以墨白。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宋庠私紀曰。八篇三條。似後人妄加。

非陶公本意。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

諸家評陶彙集

自李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論。諸本踵之。遞有增錄。今彙爲一卷。剔其重複。又續采數條。附於其後。其已見本篇者。則悉略焉。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簡簡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一邊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卻是有力量。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



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志。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錄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雖陽蘇合彈。與蜚螭糞丸比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歷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度羲城之詩。鍾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

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又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下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鍊心斲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翫。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蔡寬夫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餽。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倦倦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狀。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處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賈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

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鴻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以上李公煥原探總論。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哲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憊憊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

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喻。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衝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何孟春曰。以靖節爲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爲之辨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輕議。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亦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此直晦庵一時所見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

嚴滄浪詩話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媿辭。所以能爾。黃徹登溪詩話曰。淵明非愛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足以識之。

敖陶孫詩評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鄭厚藝圃折衷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

劉後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松石軒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默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何孟春曰。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歛厥制作。歛厥制作。未嘗不尙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

以上何孟春陶集錄附。及總論所增。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嫺。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綬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李獻吉曰。靖節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廢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李賓之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王元美藝苑卮言曰。淵明託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茅鹿門曰。問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荆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真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威勢。竟尺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沈冥麴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情嗣之繫。而蹄之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邱壑焉耳。

劉朝箴曰。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平淡自得。無事脩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爲文詞。則率意任真。略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之下。誦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向往。不能已已。

潛玉曰。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自況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孤隱於醉石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鎮軍督郵同座。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歲。謝良價於朝。

市。蓋合晉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事。令彭澤。卽云良價哉。顏延年曰。物尙孤生。先生真孤生也。

以上毛晉綠君亭本陶集總評所增。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自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願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麟之陋也。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篇意真古。辭與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真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遺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東坡詩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



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范元寶潛溪詩話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曠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之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

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繕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都元敬穆南漆詩話曰。陳後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東陵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

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姜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蔡寬夫詩話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其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釋惠洪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觀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鸛鶴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籬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醜態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

郡元敬南濠詩話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朝與仁義

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陳善捫竊新語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矍然若有悟。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陳伯敷釋曾文章歐冶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惟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宋景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

王彝跋臨流賦詩圖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

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爲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入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趙鍾更維寰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典會所到。終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云爾。必以爲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升菴詩話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顧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離校。所住公廡。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宿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五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虛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淵明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陸樹聲長水日抄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

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遠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江進之益科雪濤詩評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

張爾公潔生曰。淵明無之非奇。凡稷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豈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

顧炎武曰。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卽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粟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之言者。僞也。

黃維章文煥陶詩析義序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與。分台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髮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體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於

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詰草莽。羣附陶派。誰察其得壤者。

以上吳瞻泰陶詩彙注所增。

鍾伯敬曰。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氣。其妙全在不枯。

趙鍾叟曰。淵明靈運同爲晉室勳臣之裔。靈運浮沈禪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椎。身名並限。以墜家聲。惜哉。獨淵明解組肆志。鴻冥鼎革之間。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春秋大義。雖寄懷沈澹。而德輝彌上。殆首陽之展禽。箕山之接輿也。

以上蔣薰陶詩總論所增。

施彥執北牕炙鰥錄曰。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又曰。周正夫云。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又曰。正夫書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胸中。皓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無一毫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

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此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本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上王圻稗史曰。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性情。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凭几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唯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關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跋足而臥。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較多少。但恨無此詩耳。此錄見葉夢得石林詩話。凡王氏所采皆前人舊說。不一細標出處也。

又曰。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叙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肖。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

又曰。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荊柯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簣比之。豈溼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子和。揮盃勸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

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

又曰。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又曰。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云。羣生各一宿。飛動自憐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說出來。但讀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又曰。李白亦多用陶語。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謂醒者傳。

馮鈍吟雜錄曰。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誤人。

以上新增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巽巖彙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張續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雱山質著紹陶錄。亦撰栗里年譜。陶



南村載入輟耕錄。國朝新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之見。竊做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

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會祖事晉。懋著勳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逃攜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難江海。遠師遶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澹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澹又按先生爲桓公會孫。見於命子詩。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詩序祖

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字公煥。雖以大司馬爲感。然仍以先生爲近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詩跋。力闢其謬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願。何必藉侃以重。詠既名父。誅爲百子。詩之子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感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逸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丞相青。然後頌揚勳德。卽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會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白以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會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卽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謝按。如果謬。貴族則何宜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逆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會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

以醜靖節乎。夫攢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况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謝按右司馬乃愨侯始實正典

初入關時。左司馬曾無辱辱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帝代百官公卿。喪中尉。喪官。蒙徵。復京師。武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其

晉朝中二千石。纒不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况子孫之於顯宗乎。

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類。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謝按延壽爲桓

曹孫。繩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絕謂大夫於旁親之。無絕。絕服者。依矣。謂爲延壽之子。則與先生直無風玄。故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猶今律言五服之外。同凡倫也。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

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謝按諸子魚肉亦出 庚亮之詞。未可盡信。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

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謝按贈長沙公時。始因長沙公詩。通海陽。修理家廟。而贈之時。故有尤稱斯堂之語。以爲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

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

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元亮。潯陽柴桑人。其址實不同。攸潯陽郡。卽廬江

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實同。

謝按晉地理志。永興元年。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二也。潯陽。潯陽郡。閻江州閻氏以地理自謂。而云址實不同。何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

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閻閻氏之失。最

爲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斌。稱翰。借。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云。祖茂

武昌太守。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淵明。一生敬遠。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借。爲散騎員外。父名逸。爲委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

見於茂麟家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同生丹。謝按丹見晉書侃母馮氏及朱何傳吳揚武將軍榮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衡。娶十五妻。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身外散騎侍郎。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照之。宋度支尚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尚書夏。夏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尚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寂。滌江二州刺史銳。謝按資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爲大鴻臚。似又是一人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卽名世此篇也。但徑以爲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大晉謝按此晉字疑當作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蠹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闕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倪觀文同始居焉。下云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十三子。二十少亡。二十一官至太守。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卽侃之父也。

次有九行。卽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度支尙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次行曰祖妣鄧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鄧氏書。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食邑七百戶。祖妣鄧王氏。八代祖夏。梁大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尙書黃門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爽。左散騎常侍。六代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饒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鏡。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祖。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疏辭。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文。唐顏魯公曰。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既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

徹。具述太尉墳寢。乞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顯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搆之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適命譜之以永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僧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既以序勒石。則是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姓江陵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如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

子敬遠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修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係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委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晉書州郡志。皆無委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城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及任。讀書於此耶。

### 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按市當作鄉父軼名。命子詩。於皇仁考。澹焉虛止。寄跡風雲。真茲溫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歧。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謝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續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俟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俟五十。當從湯東澗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孫著辨數則。力主季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既据飲酒詩投去未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既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澹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潯陽柴桑人。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擲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澹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



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八歲

濟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湯東潤注。齟與齟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齟。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兒髮。俗作齟。不與齟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嬰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吳譜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澗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卽失母。無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權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嗟予寡阿。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誄之母老爲繼母。曾不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得舍父而尚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

傳慈母如母。斷非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原注翟湯。梁人。湯子在莊子。矯。子法。賜。湯身晉書。隱。法。賜。並見宋書。隱。逸傳。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澗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拮顏。昧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况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爲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爲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爲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二十一歲

吳譜。示麗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故云。

澹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澹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

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歲

吳譚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澗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三十歲

王譚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澗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仕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靖節起爲州祭

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來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去。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感。故示胤主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彊而寡。聚東郭氏。杜注。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况共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俎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澹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習出。故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誅居無僕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三十一歲

澹按。湯東潤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爲鎮軍參軍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郡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己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慙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

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爲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

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是乃叔家居京師。故遺書居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澗按。叔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嘗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留潯陽踰年。嘗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嘗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任東。故謂荊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淵明隆安庚子從郡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荊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玄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玄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玄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玄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



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玄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講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傷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先生果仕於玄。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權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謝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隆安三年。桓玄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即代其任。疑赴江陵爲督仕玄。又以劉裕大亨三年。還桓玄。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督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歷仕之譜。初爲州祭酒。自解歸。

繼召主簿不就。既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玄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桓玄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玄。玄以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玄從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玄。玄司徒王懿。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玄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湯東澗謂先生以乙

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與  
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玄未舉兵  
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玄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玄。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  
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  
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  
爲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爲建威參  
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值敬宜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參牢之軍。與敬宜世好。故  
敬宜卽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  
來矣。何得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爲鎮軍將軍者。卻愔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孝武帝太元元年。裕正  
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卻愔爲司空會稽人。禮元之反。鎮軍參軍謝靈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爲號者。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  
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以鎮軍爲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重注。辟公參其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  
李善之疏注。而泝其源。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軍。王恭。劉牢之。皆爲前將  
軍。正鎮軍。卽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爲衛軍參軍。其時衛將軍王宏。  
省文曰衛軍。卽其例矣。吳斗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  
與史互勘自明。惟裕爲牢之參軍。先生亦爲牢之參軍。謝安晉書王恭。龐參爲都督。兗青與幽并徐州。晉陵諸  
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

北虜賊者果有不神故桓冲王坦之刁鑿之徒不受鎮北之號蓋表讓軍威以顯受  
傳辭而實顯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  
又別有參軍劉襲張暢之牢之傳欲  
據江北以拒元集素大賊參軍劉襲不可又會稽王選  
子傳元顯逼入宜陽門劉牢之參軍張暢之兩乘駟之督制將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  
先生與俗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  
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卽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  
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卽非從亂不亦有昧知幾乎況恭死由牢之恭敗卽轉仕牢  
之授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樂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澗以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  
攷先生所參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  
謝又按通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數宣讓桓玄降安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嗣其至矣私告  
劉裕嘗北就高祖之於廣陵舉兵嗣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助卒數萬氣風降服輒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至邪裕當反服則  
京口耳何無屈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爾可隨我同京口牢之帥部  
曲北走至新洲檢死按牢之此時已遣使前將軍而裕以其必敗故仍呼爲鎮北耳  
蓋戊戌九月恭死而牢之代

其任開府京口卽在此時先生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乙巳以前去來靡定  
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  
子五月假還辛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  
一月孫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  
所驅正追賦其實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證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

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聞過女。先生因省親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在京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玄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卽奉詔止玄之役耶。李善文選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尙有沙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流八九十里。桓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途中疑卽此境。口也。王曠盛謂塗中當作塗。卽今潯州。恐未是。桓玄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彼。

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爲必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敬據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玄方兼領荆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年邪。且旣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玄。惲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玄。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三十八歲

吳譜桓玄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潏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澹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戕柁守窮湖。萬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讎南嶺。空歎將焉如。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宮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

溫顏見友子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既以從都還爲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滋城。夫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之人情。殊爲不近。况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田家實景卽寢跡衙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嗜。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玄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衙門下。逸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澹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潯陽。澹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

非閒居矣。况明年桓玄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四十歲

王讚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邈俛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來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讚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玄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謝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潯陽。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桓玄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隱。推劉裕行鐵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裕以譖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桓玄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賊將。桓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玄於嶧嶽。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於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玄于緡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潯陽。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四十一歲



王讀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綏。時常是故歲。自郡還里。卽吉康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榮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地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榮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悵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尙書。檢則是年三月。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錄揚州刺史錄尙書事也。

謝按。義熙元年乙巳。常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與鄧瑯王幸道規舟。戊戌。下詔獎鎮軍將軍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當湖之濱。一峯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浩淼縈帶。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巾履沾濕。又吳師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惟答龐參軍詩作

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與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娶妻子入都。父留榮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嘗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尙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夔。惟太常與尙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惜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還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

六載去還。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既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閉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奇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此條

美時泰本誤連上年甲辰未編桓  
桓反下令從汲古閣本系於是耳

謝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於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將

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潯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參事之軍事。敬宣爲牢之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反。使都何能從討乎。東巖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潯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瑯琊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饒於東堂。五月。桓玄故將桓亮符宏弔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潯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玄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荊陵太守。四月。玄兄子散引氏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玄于崢嶸洲。大敗之。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潯陽城。殺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走江陵。玄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潯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毅宜在潯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潯陽西上。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頭。桓振挾

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涪州。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於涉橋。劉敬宣遣將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舉劾將軍。人或以雉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

澗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陂。遷建威將軍。鎮潯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宜城內史。頗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下

義熙二年丙午。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按卯當作巳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

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

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澹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尙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此。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澹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四十五歲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澗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蓋及念之心。無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澗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移。考槃山陰。晨採上藥。夕闌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

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澹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侍鬢。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裴子野宋略。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耳。

義熙八年壬子。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按當作十二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晴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居城北講禮。加以校讎。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謂之也。事見蕭德施所著大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廬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廬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澹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說具後。



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修。吾年過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修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謝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阜仁考。必太公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羅劭。在辛丑歲。先生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在再經十載。暫爲人所羈。謝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

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繙索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雖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跋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概。願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卽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鑿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問首去。陶令趣何謝。深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畫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游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

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義臯上人。見疏甚詳。

謝接與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叙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于歸去來曰。心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闕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謝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民追敘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溲田舍穫詩。云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吳譜八月。有於下溲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示胤主簿鄧治中。云僮儉六九年。其年先生五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謝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尙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渙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渙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尙書令。未去州江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敘於北討後也。北討時。檀韶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率衆至涂。上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繼爲江州者韶。本傳稱韶延續之及祖謝等。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指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澗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繡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領雍州。作右。必傳寫之訛。又按湯東潤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澗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十四年。顏暎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卽本傳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旣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之永逝也。但野旣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

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醴也。豈醴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遣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醴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讎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先齋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潛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徒中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陽。暫詣建康。加勳爵。仍領江州。在潯陽幾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逸。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讎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半道栗里要之。此答龐參軍四言。

及後五言。皆彼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酒要之。又云。王安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玄。下稱敬道。劉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卽此龐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遵。卽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僚。不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頗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叙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視參軍交情。有深淺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繡江陵。參軍奉宏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傳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瑞得聞於中朝。特其事。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其後文帝討徐傳。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屬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

軍使都嘗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且序稱。雁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調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景平元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宏造賦

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晦

附識於此。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即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是年宋武帝踐阼改元水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掾。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籬書有示。周豫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瀨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何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飢。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豫。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乘直司聽。于憲百里。此乃當官無疑。詩鍾情于劉。厚過于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宋武帝踐阼。



澗按遠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文見廬山記。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豫章書作澗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劉麟之一字遠民。麟之卽桃花源記中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之。二劉孰會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誦。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饑漢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以會祖晉世。幸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

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惟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概。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晉竊位。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欸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澗坡。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僧思悅始爲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皓日詩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有賀皓。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未必然。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沙公降封醴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五十七歲

吳體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亥歲。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濟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爲亥。是歲。宋旣秋零陵。王湯東澗以述酒詩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宋書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被徵還。郡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潁口。三人於此賦詩叙別。是必休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謝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五十八歲。是年原本脫去。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五十九歲。

王醴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慳。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介層。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聞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

審何時去柴桑。當時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隸參傳略見。

謝按。顏出爲始安太守。嘗從通鑑在元嘉元年。此係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不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兩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王愷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景平二年甲子。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此條吳譜本系於水初三年壬戌下。漢古本系於晉書。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年之郡。概據史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有宋五年。其不系於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

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旌斌。稱範。偕九人。附見侃傳。先生

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歲和七年薨。

按祖公薨于咸和九年七月乙卯。此云七年。在晉書

一歲。訪本于大興三年。六十一。以此推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遣公

世子夏襲爵。及送

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

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放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

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

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着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

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

實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

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故有從父。有從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會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

始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

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

世族。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

慨然痛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所改序文果非。

衡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

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績辨證。謂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族祖。族祖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是長沙公侯爲醴陵侯。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玄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橫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瘡。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權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瘡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濟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

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諱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卅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諱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抵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乃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

## 題諱故云

謝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續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微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元嘉四年丁卯六十三歲

王讚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膏麟祠弗恤其隔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條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豁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逢道識者更詳之吳讚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疴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疴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旨曰。存不顯豐。沒無求贖。省訃卻贈。輕哀薄斂。遺壤以穿。旋葬而窆。自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值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游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之誄。最合春秋之義。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